

821  
4034

# 美術交際本



151

中等學校適用

美術

及  
教本

(上卷)

上海亞細亞書局印行



FUDAN JFZ00000388750 复旦图书馆

## 序

這是我在河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當國文教員時自編的後期一二年級的中國美文（*Belles-Lettres*）選讀的講義。那時學校裏設有美術文一課，而並無適當教本可以採用，便於百忙之中，自己來動手編錄。

後來又在河北省立第十七中學校及北平大同中學教高中二三年級的國文。這兩校雖無美術文功課之設，但我覺得使同學對中國文學有一個系統的認識，實是一件必要的事情，所以特於每班每星期中抽出一小時來講讀中國美文選。這樣的教本市上仍然不易購求，便把在河南所編的講義，略事修改，重新印發給學生。

適值亞細亞書局有印行大批教本的計劃，向我徵稿。我想，用文學史的系統來選編的高中的中國文學讀本，現在還沒有人着手，便把舊稿重加整理，分作上下二卷，先將上卷編竣，交付出版。

初稿的編輯及兩次改編中，我的妻李潔華幫我擔任了一半的工作。選錄材料，編撰作者介紹，題解及註釋等，有一部分都出於她的手筆。故用兩人合編的名義出版，正和我們前所合編的白話書信作法一樣。

編錄既畢，爲序經過如上。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〇日孫季叔序於北平。



# 目錄

序	一
一周	一
東門之楊(陳風)	四
子衿(鄭風)	五
靜女(邶風)	六
蒹葭(秦風)	七
關雎(周南)	九
桃夭(周南)	一
蓼莪(小雅)	二
葛生(唐風)	四

甫田(齊風).....	一五
無羊(小雅).....	一六
山有樞(唐風).....	一八
伐檀(魏風).....	一九
采薇(小雅).....	二一
鴟鴞(豳風).....	二三
四月(小雅).....	二五
一一 戰國.....	二七
離騷經(屈原).....	二九
思美人(屈原).....	五四
懷沙(屈原).....	五八

湘君(九歌).....	六二
湘夫人(九歌).....	六五
九辯(宋玉).....	六八

### 三 漢.....七五

長門賦(司馬相如).....	七七
答客難(東方朔).....	八一
秋風辭(劉徹).....	八七
落葉哀蟬曲(劉徹).....	八八
詩四首(蘇武).....	八八
與蘇武詩二首(李陵).....	九一
飲馬長城窟行(蔡邕).....	九三

古詩十九首(無名氏).....	九四
四愁詩(張衡).....	一〇二
孔雀東南飛(無名氏).....	一〇四
悲憤詩(蔡琰).....	一一二

#### 四 魏..... 一一七

短歌行(曹操).....	一一七
苦寒行(曹操).....	一一九
雜詩(曹丕).....	一二〇
燕歌行(曹丕).....	一二二
野田黃雀行(曹植).....	一二三
七哀詩(曹植).....	一二四

雜詩六首(曹植).....	一一五
洛神賦(曹植).....	一一七
雜詩(孔融).....	一三一
登樓賦(王粲).....	一三三
贈從弟(劉楨).....	一三六

## 五 晉

詠懷詩(阮籍).....	一四〇
酒德頌(劉伶).....	一四三
詠史詩(張協).....	一四五
苦寒行(陸機).....	一四六
悼亡詩(潘岳).....	一四八

金鹿哀辭(潘岳)	一五〇
詠史詩(左思)	一五一
責子(陶潛)	一五二
形贈影(陶潛)	一五四
影答形(陶潛)	一五五
飲酒(陶潛)	一五六
桃花源詩并記(陶潛)	一五七
歸去來辭(陶潛)	一六〇
遊仙詩(郭璞)	一六四
六 南北朝	一六九
晚出西射堂(謝靈運)	一七〇

- 登池上樓(謝靈運)……………一七一
- 子夜歌(無名氏)……………一七二
- 蕪城賦(鮑照)……………一七四
- 洛陽道(沈約)……………一七七
- 六憶詩(沈約)……………一七八
- 琵琶(王融)……………一七九
- 懷故人(謝朓)……………一八〇
- 子夜四時歌(蕭衍)……………一八一
- 折楊柳(蕭綱)……………一八二
- 悼室人(江淹)……………一八三
- 華山畿(無名氏)……………一八四
- 讀曲歌(無名氏)……………一八六

春日(徐陵).....	一八七
晚出新亭(陰鏗).....	一八八
烏夜啼(庾信).....	一八八
怨歌行(庾信).....	一九〇
勅勒歌(斛律金).....	一九〇
木蘭詩(無名氏).....	一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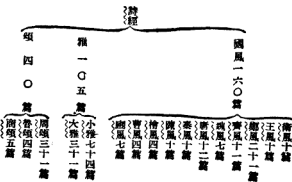
## 一周

周以前，中國幾乎沒有文學。雖然有些作品，如彈歌，擊壤歌及卿雲歌等，相傳以爲係黃帝及堯舜時作，但這種說法是否可靠，早成疑問。我們雖不能確切指出牠的真實年代，但牠決不會產生在周以前，却是可以斷言的。

直至周代，始有一部大文學作品出現，這便是詩經。詩經是中國古代的最偉大的作品，牠是古代中國北方民族的詩歌的總集。

詩經裏的詩歌，共有三〇五篇，分爲風雅頌三種。風有十五，雅有二，頌有三。茲列表如下：

周南十一篇
召南十四篇
邶風十九篇
鄘風十篇



但這所謂風雅頌的意義，據歷來傳統文學家的解釋，實在牽強得可笑，並且即便

依據他們的解釋來區別，也早已陷入於混亂矛盾的境地裏。近來有的文學史家，主張打破這種傳統的解釋，重新從詩篇本身來區分牠們的性質，我們覺得這種意見是很值得贊同的。茲錄鄭振鐸氏所列新表於下：



詩人的創作爲數很少，作者大多爲無名詩人，但俱能表白真摯的情緒；民間歌謠流傳於民間，都是詞美意婉，情真質樸，在中國文學中，牠可以佔到很高的位置；只有貴族樂歌缺乏詩的情緒，比較起來不甚重要。

詩經的確鑿的年代，很難於稽考。據我們現在所知，除了商頌五篇或係商代（公元前一千七百年至公元前一千二百年）的產物外，其餘的都是周代（公元前一千一百年至五百五十年左右）的產物，特別是周室東遷（公元前七七〇年）前後一二世紀的喪亂時代的產物。牠的編定者是孔子。

辭句以四言爲主，間有三言五言及雜言，但不甚多。文字都是很質樸的，情緒也大多是真摯的，牠是中國文學史上的最古的偉大作品。

### 東門之楊

陳風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皙皙。

（註釋）群群，盛貌。昏，黃昏也。期，約會之期。明星，指啓明星。煌煌，光明貌。肺肺，茂盛貌。皙皙，明貌。

（題解）這是一首流行於民間的戀歌（Love Song），是寫男女相約幽會的歌詞。

（作品來歷）這詩既是一首民間歌謠，所以牠的作者我們當然不得而知。我們只知道牠是流傳於陳人的口中的，故詩經把牠列入陳風。陳爲周初之一封建國家，地當現在的河南開封之東與安徽亳縣之西北，戰國時滅於楚。

### 子衿

鄭風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甯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甯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註釋）子，普通之稱謂，猶言汝或爾也。衿，衣領也。綢音，猶言繼之以音聞。佩，帶也。挑，輕佻貌。達，放蕩貌。城闕，城門頭也。

（題解）這也是一首民間流行的戀歌，寫女子期待愛人的焦灼的情緒。

（作品來歷）這也是一首民間歌謠，流傳於鄭人的口中，故詩經把牠列入鄭風。鄭也是周朝的一個封建國家，戰國時滅於韓，地當現在的河南開封以西。

### 靜女

賦風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嬈，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註釋）蛛，女之美者曰蛛。跣，徘徊躑躅也。嬋，美好貌。彤管，赤管筆也。貽我彤管，喻以赤心示我也。煒，盛赤也，一說光也。說，與悅通。懌，悅也。牧，郊野也。歸，猶言帶歸。荑，始生之萹菜也。女，猶言汝，指萹菜。

（題解）這也是一首民間流行的戀歌，是男子對於女子表示情愛的歌詞。  
（作品來源）這歌傳誦於邶，故爲邶風。邶也是周朝的一個封建國家，地當現在的河南汲縣及其附近。

### 蒹葭

秦風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註釋）蒹葭，水草名，蘆荻也。蒼蒼，物老之狀。伊人，言心目中的彼人也。溯洄，溯流而上也。溯游，意同溯洄。淒淒，雲雨起貌；蒹

葭淒淒，言蒹葭生水中似雲雨欲起之狀也。晞，乾也。湄，水邊也。

躋，登也；又通躋，陞也。攢躋，言道不平。坻，水中高地也。采

采，與萋萋同，草盛貌；一說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涘，水厓也。

右，猶言偏也。沚，小渚曰沚，謂水中可止息之地也。

（題解）這也是流行於民間的戀歌，寫男女相思的情緒。

（作品來歷）這歌傳誦於秦人口中，故稱秦風。秦爲周朝的一個封建國家，



在今甘肅秦州境；戰國時佔領陝西，後又併吞六國而有天下之號。這歌的時代較早，當係產生於甘肅秦州一帶。

關雎

周南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註釋）關關，鳴聲；雌雄相喚，其聲和諧貌。雎鳩，水鳥之一種，又名王

雎；長江淮河一帶常見之，江東人呼之爲鴉。形似野鴨，嘴短，趾有連膜，後

趾能前後邁轉。好棲江邊沚中，捕魚爲食。因其生有定偶，並遊而不相狎，

款樂而不及淫，故本詩以喻君子之配偶。洲，水中小島或小灘也。窈窕，幽閒貞靜也。一說美心曰窈，美容曰窕。逌，匹配也。參差，不齊也。苕菜，水草名，又名接余。莖長，葉寬寸餘，圓形，色青紫；夏日開合瓣花，色淡黃五裂。因其莖長無力，隨水勢左右漂流，故本詩以之喻寤寐求之之心。寤寐，睡而醒者曰寤，睡而不覺者曰寐。思服，猶言相思；服，思也。展轉反側，翻來覆去，睡不安席也。采，與採同。此句以采芣苢喻男子向各處求幽閒貞靜之女子。琴瑟，彈琴鼓瑟，其音相和諧，喻君子淑女相配之和樂。友之，同心合意之謂。芼，擷也，擇也。此句亦喻語。鐘鼓，鐘鼓係相連之物，聲聲相響，喻夫婦之兩情相洽，雍容，和睦也。

（題解）這是一首結婚歌，是男子娶親時樂工唱的祝賀歌。

（作品來歷）這歌當係產生於陝西，因為在周朝，陝西是由兩個封建諸侯國公及召公統治的，該地人能作南音，故稱周南召南。至於這歌列入周南者，

大概因爲牠是流行於周公所統治的區域內的緣故。

桃夭

周南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實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註釋）天天，草木盛貌。灼灼，花盛貌。灼灼其華，喻女之美麗。之

子，猶言此人。于歸，謂嫁曰于歸。室家，夫婦爲室，夫族爲家。

實，草木多實也。有實其實，喻女之多子。蓁蓁，草盛貌。一說積聚貌；

其葉蓁蓁，猶言其葉相積聚，喻女之多福也。

（題解）這也是一首結婚歌，是嫁女時樂工唱的祝賀歌。

（作品來歷）與關雎同。

蓼莪 小雅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餅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蓄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註釋）蓼蓼，長大貌。莪，草名，可食。伊，猶言是也。蒿，草名，艾屬，不可食。匪莪伊蒿，喻語；言父母望己以孝，猶望莪之可食，詎

己之不孝，乃如蒿之不可食也。劬勞，勞苦貌。蔚，卽牡蒿，不可食；此句亦喻語。餅，汲水器也；餅之罄兮，喻父母之死。曷，酒尊也；喻己。鮮民，謂孤兒也。怙，恃也。恃，依賴也。銜恤，含哀也。靡至，謂無安身處也。鞠，養也。拊，與撫同。顧我復我，猶言反覆顧我；復，反覆也。腹我，猶言懷抱我也；包藏之曰腹。昊天，稱天曰昊天，言其元氣博大也。罔極，無極也。烈烈，威武貌。發發，疾貌。二句言己身如在高山風中也。穀，安吉也；莫不穀，猶言無不安吉。害，災難也。律律，高大貌。弗弗，與發發同，疾貌。不卒，不終也，意云不能事父母以終老。

（題解）這是一首挽歌（Dirge），是哀悼父母的歌。

（作品來歷）這歌出於小雅。詩序說：「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鄭樵說：「仲尼……分大小二雅

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這就是說，雅是朝廷的樂歌。但他們的說法實在是很牽強的，我們可以不必相信牠。我們只承認大雅小雅之中有一小部分是無名詩人的創作，一大部分是民間歌謠，還有一部分是貴族樂歌，和詩經的其他部分一樣。這篇蓼莪，是一首民間歌謠，但流行於什麼地方，却無從知道，只知道牠是流行於中國北方的，因為全部詩經根本就是中國北方民族的文學。

## 葛生

唐風

葛生蒙楚，蘇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葛生蒙棘，蘇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居？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於其室。

(註釋) 葛，草名，莖細長蔓生。蒙，裏也。楚，灌木名，卽牡荊。藪，蔓草。棘，木名，實似小棗。域，墓限也。以上「葛生」云云四句，皆喻語；喻草木皆有所托，而已則獨處獨息無托也。角枕，枕有角，故稱枕曰角枕；一說以角飾枕也。粲，鮮明也。爛，明也。居，言坟墓也。室，墳穴也。

(題解) 這也是一首輓歌，是夫婦悼亡的歌詞。

(作品來歷) 這歌傳誦於唐，故稱唐風。唐也是周朝的一個封建國家，地當現在的山西襄城縣西。

## 甫田

齊風

無田甫田，維秀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維秀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婉兮變兮，總角卯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註釋）無田，猶言不種；田，動詞，樹穀曰田。甫田，大田也。莠，亂苗之害草也。駢駢，盛貌。怳怳，憂心貌。榮榮，秀貌。但但勞心貌。婉變，少好貌。總角，兒童總聚其髮而結束之也。卯，束髮兩角貌。弁，冠也；男子二十而冠，故謂成年曰冠。此句意謂突然成長；喻語，喻歲月之易蹉跎也。（題解）這是一首含有教訓意味的農歌。

（作品來歷）這歌傳誦於齊，故稱齊風。齊亦為周朝的封建國家之一，後為秦所併，地當現在的山東省。

### 無羊

小雅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疇。爾

羊來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或降於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簣何笠，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靡之以肱，畢來既升。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旆維旗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旆維旗矣，室家溱溱。

（註釋）轉，黃牛黑唇謂之轉。一說牛七尺曰轉。思，語詞。溱溱，和貌，猶言馴良也。濕濕，牛耳動貌。一說滋潤也；凡牛耳乾者爲病徵，牛耳滋潤，謂其健康也。阿，山腰也。訛，動也。何，通荷，以肩承之也。餼，糧也。物，動物之毛色曰物。薪蒸，粗者曰薪，細者曰蒸。矜矜，自持貌。兢兢，小心戒慎也。騫，虧損也。崩，自上墜下曰崩。旆旗，旗也；樹於鄉間曰旆，樹於闔市曰旗，均所以召人。一說旗，

行軍所建之旗，以進士卒也。漆漆，衆盛貌。

（題解）這是一首牧歌（Pastoral），是描寫牧人及牧場的情境的。

（作品來歷）這詩雖列入小雅，却決非朝廷之歌，但也不是民間歌謠。從作品中所表現的情緒及其描寫的機杼來看，可以知道牠是無名詩人的創作。

### 山有樞

唐風

山有樞，隰有楡。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楡。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註釋) 樞，木名，又名莖。隰，低下之地也。楡，木名，即白粉樹。

曳婁，言着衣之事也。栲，木名，又稱山栲。柎，木名，又稱檀。鼓，擊也。考，通敲。保，任也。漆栗，皆木名。永日，謂終其日也。

(題解) 這是一首諷刺詩(Satire Poetry)，從這詩裏，可以看出當時的喪亂時代的情形與思想。

(作品來歷) 這也是一首民間歌謠，傳頌於唐人口中，故爲唐風。與葛生的來歷相同。

### 伐檀 魏風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索

餐兮！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漚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喰兮！

（註釋）坎坎，用力聲。輹，木名，可以爲車。寘，置也。干，水涯也。漚，風行水上成文曰漚。猗，與兮通，語詞也。稼穡，種穀曰稼，斂穀曰穡。廡，屋一間曰一廡。縣，與懸同。瞻，仰視曰瞻。

輻，獸名，與輹同。素餐，不勞而食也。輻，軍輪中直木；伐輻，謂伐木以爲輻也。特，獸三歲曰特。素食，與素餐同。伐輪，意同伐輻。淪，水涯也。淪，水波也。困，倉廩之圓者曰困。鶉，鳥名，形如鷄雛；

與鷓鴣不同種，今混稱鷓鴣，誤。素煇，與素饗素食同。煇，熟食也。

（題解）這也是一首諷刺詩，主意在攻擊執政者的貪暴；代表當時下層階級的心理，是他們從心底裏發出來的憤激的呼聲。

（作品來歷）這歌傳誦於魏人口中，故爲魏風。魏也是周朝的一個小國，後滅於秦，地當現在的河南北部及山西的西南部。

### 采薇

小雅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日歸日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日歸日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日歸日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

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註釋）薇，草名，嫩時可食。作，興起也。止，語詞。莫，與暮

同。靡，無也。玁狁，北狄名，卽秦漢時之匈奴。周宣王時入寇，已逼

近京都；後命尹吉甫伐之，逐之太原而歸。啓，跪也，古跪卽坐；不遑啓

處，言行役在外，無時可以安坐安居也。烈烈，憂也。戍，以兵守邊

也。使，受命而聘問之人曰使。聘，問也。陽，十月曰陽月。贖，

閒暇也。孔，甚也。疚，心有所苦曰疚。爾，與運通。常，木名，即常棣，亦稱棠棣。業業，強壯也。騤騤，馬強壯貌。腓，避也。

翼翼，壯健貌。象弭，弓末曰弭，以骨爲之；象弭，謂以象牙飾弓之兩角也。魚服，以魚獸之皮爲矢服也。棘，急也。

（題解）這是一首抒情的歌。從積極方面說，牠的主要意思在言兵役之苦；從消極方面說，牠是一篇帶有非戰色彩的歌謠。

（作品來歷）這歌流行於民間，但不能確切地指定牠流傳於什麼區域，參看我的作品來歷。

## 鴟鵂

風

鴟鵂鴟鵂！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

予？

予手拮据，予所持茶，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曉曉。

（註釋）鳩鴟，鷲鳥，卽鼻也，俗稱貓頭鷹。露，養也。一說穫也；露子，猶言稚子也。閔，傷念也，憐也。徹，取也。綢繆，謂預事安排也。拮据，手病也。持，以指歷取之也。茶，草名，卽萑苕，可以墊鳥巢。蓄租，猶言積聚；租，積也。一說租，禾藁也。瘁，病也。譙譙，鳥羽瘁疲之貌。脩脩，羽敵也。翹翹，危也。曉曉，懼也。

（題解）這是一首抒情詩，反映出當時的喪亂時代的人民的動亂不安定的心理和思想。



(作品來歷)從詩的格調及技巧看來，牠是一位無名詩人的制作。詩徑雖把牠列入豳風，但牠決不是流行於豳的民間歌謠；大概這位無名詩人是豳人，因而牠纔被列入於豳風的罷。豳也是周朝的一個封建國家，地當現在的陝西郿縣境。

## 四月

小雅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甯忍予？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我莫不穀，我獨何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甯莫我有？

匪鷄匪鳶，翰飛戾天；匪鱸匪鮪，潛逃于淵。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註釋）徂，猶及也。淒淒，涼貌。腓，病也。瘳，病也，猶言苦患。侯，語詞。紀，會也。鳶，鷲鳥也，狀與鷹略同。翰飛，猶言振翼而飛也。戾，至也。鱸鮪，均魚名。蕨薇，均草名。杞桋，均木名。

（顯解）這也是訴說喪亂時代的人民的心理和情緒的抒情詩。

（作品來歷）這詩也是一位無名詩人的創作。

## 二 戰國

戰國時代（公元前四〇三至公元前二四七年）的文學，集中於楚國；一部楚辭，便是戰國文學的精華。

原來古代漢族的文明，係發祥於黃河沿岸，黃河流域一帶，文教早開，而南方民族則落後遠甚；所以詩經的十五國風之中，並沒有楚風。其後楚國之國勢漸趨強盛，文化也漸有進步，三百年之間，達於登峯造極的境地，而偉大的文學作品，乃也隨之而出現了。

楚辭是一部詩歌的總集，牠是中國古代南方民族的文學的結晶。按楚辭之名，發生得很遲；漢書藝文志著錄屈原賦二十五篇、唐勒賦四篇、宋玉賦十六篇，但並無楚辭之名；所謂楚辭的名稱，乃後人替牠加上去的。說者謂屈宋諸作，都是說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所以叫做楚辭。

楚辭的最偉大的作者是屈原，其次是宋玉，此外還有景差唐勒二人，但唐勒的作品，一篇也沒有流傳下來。現在流傳下來的楚辭，除去漢人模擬的作品不計外，共有十篇；這十篇之中，相傳有七篇爲屈原所作，兩篇爲宋玉所作，還有一篇則爲景差所作。但據近來一般學者的考證研究的結果，以爲確鑿可以斷定是屈原的作品者，只有離騷及九章兩篇；確鑿可以斷定是宋玉的作品者，只有九辯一篇；其餘的幾篇，或係民間流行的樂歌，經詩人潤色者，或係其他的無名詩人所作。這十篇楚辭的作者問題，目前自然還沒有到完全解決的時候；茲先列一表，舉新舊兩說爲對照，以資參證。

篇名……………舊說……………考證及研究的結果

離騷經……………屈原作……………屈原作

九歌……………屈原作……………是民間流行的樂歌，經屈原或別的無名詩人潤色及寫定者。

天問……………屈原作……………無名詩人作，一說是屈原神昏亂後的作品。

九章……………屈原作……………屈原作

遠遊……………屈原作……………無名詩人作

卜居……………屈原作……………無名詩人作

漁父……………屈原作……………無名詩人作

九辯……………宋玉作……………宋玉作

湘魂……………宋玉作……………有人說是宋玉作，有人說是屈原作，爭議不決。

大招……………屈原或景差作……………景差或別的無名詩人作。

楚辭和詩經是截然不同的：詩經是北方民族的歌謠，楚辭是南方的詩人的創作；

楚辭辭句冗長纏綿，詩經文詞簡短質樸；楚辭運用了許多的神話傳說為題材，詩經的題材則多取之於實際的社會生活；楚辭是詩人的想像的創造，而詩經則為民間的幽怨的嘆息或憤激的呼聲。但雖然如此，楚辭的文學價值，却不見得比詩經為低下；中國自漢魏六朝直至清末，無不直接間接受了牠的影響，所以就文學史上的地位來說，牠也許比詩經更為偉大呢。

## 離騷經

屈原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  
吾以降。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  
曰靈均。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綴秋  
蘭以爲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阝之木蘭  
兮，夕攬州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  
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此度？乘騏驎以馳騁兮，來吾  
道夫先路！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  
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猖獗兮，夫

唯捷徑以窘步！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  
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  
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曰黃昏以爲  
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旣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旣不  
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

余旣滋蘭之九畹兮，又樹惠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  
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埃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  
兮，哀衆芳之蕪穢。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  
興心而嫉妒；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

兮，恐脩名之不立！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顛頷亦何傷！擘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纏纒。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修好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娥眉兮，謠詠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忼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甯溘



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鷺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纈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

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鮫婞直以亡身兮，終然  
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謔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媵節？賚葦施以盈室  
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  
而好朋兮，夫何桀獨而不予聽？』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  
而敝詞。

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  
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  
泥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  
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  
兮，殷宗用而不長。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

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陸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柄兮，固前脩以菹醢！曾歔歔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踰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于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

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闔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閶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棄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纒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並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  
娥之佚女。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  
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  
高辛之先我。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  
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  
蔽美而稱惡。

閨中旣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  
與此終古？

索蘆茅以筵筭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  
孰信脩而慕之？恩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曰：「勉

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  
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不同兮，惟  
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  
猶未得兮，豈理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孤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  
而要之。百神翳其溝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  
余以吉故；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  
合兮，擊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  
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  
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  
恐鶉鴉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

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薨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慝兮，櫟又欲充夫佩幃。旣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旣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靡以爲糧。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

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

邈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旒纛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磨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軌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嬉樂。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



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註釋) 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顓頊娶騰隍氏女，生老僮，是爲楚先，楚武王生子瑕，受屈爲客卿，是爲屈氏之祖。苗裔，後人也，玄孫之後稱苗裔。朕，我也。皇考，亡父也。攝提，太歲在寅日攝提格。貞，正值也。孟陬，孟，始也；陬，正月也。正月爲一歲之始，故謂正月曰孟陬也。庚寅，屈原生日也。按屈原之生，當在楚宣王二十七年著雍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庚寅之日，即戊寅年甲寅月庚寅日也，皇，皇考也。覽，觀也。揆，度也。初度，初生時之氣字風度。肇，始也。錫，賜也。正則，平正可法則也，故名原。靈，善也；均，平也。故屈原字曰平。紛，盛貌。內美，言內心忠貞。重，增益也。脩能，謂操行純潔。修，整治也；能，才情姿態也，讀作態。扈，被也。江離，草名，即川芎。辟，幽也。芷，香草。紉，續也。秋蘭，即澤蘭，秋而芳，故

云。汨，疾去貌。騫，取也。阨，高阜也；一說兩山之間也；一說山名，在楚南。木蘭，香木，似栲，去其皮亦不死。攬，採也。宿莽，遇冬不枯之草。以上江離辟芷秋蘭木蘭宿莽等，皆屈原自喻也。淹，久也。代序，更換次序也。美人，或云喻懷王，或云喻賢者，以後說較可信。撫，愛而撫之也。壯，壯年也，三十曰壯。穢，惡濁也，喻奸佞。

度，器度也。騏驎，喻賢者。三后，指三皇，即軒轅，顓頊及帝嚳也。一說指禹，湯，文武，但下文有「堯舜之耿介」云云，似此，禹湯文武決不能反列在先，故以前說爲是。后，君也。衆芳，喻輔佐三后之羣賢。申椒，香木也。一說申係山名。菌桂，即肉桂。級，索也。蕙，菝，皆香草，喻賢者。蕙即今之零陵香；菝，與芷通，白芷也。耿介，正直光大也。猖獗，邪亂也。捷徑，取其便疾之邪道也。窘，迫也。黨人，指羣小。偷，苟且也。幽昧，不明也。險隘，言傾危也。皇

輿，君之所乘也，以喻國。躔，繼也。武，步伐也。莖，卽石高蒲，喻懷王。齋怒，言怒氣之盛如火。齋，炊餽疾也。蹇蹇，忠言貌。舍，止也。九天，九重天也。或謂係指中央及八方而言。正，間也。九天爲正，謂己之蹇蹇爲君之意，可賀九天，非爲己也。靈修，善良之政治也；靈，善良之意，修，治也。一說指君；蓋靈者神也，修者遠也，能神明遠見者惟君，故云；但按之上下文義，似不妥。光，語詞。數化，屢次變易不定也。滋，與壽通。畹，十二畝爲畹。一說二十畝，一說三十畝，三說未知孰是。畦，五十畝爲畦。留夷，卽辛夷，其花甚香；一說卽芍藥。揭車，香草也，黃葉白花。杜衡，香草名，葉似葵，形似馬蹄，故俗呼爲馬蹄香。以上言滋蘭樹蕙，又益之以留夷揭車杜衡芳芷，皆以喻己雖遭放逐，而仍篤志修行也。皎，高也。刈，穫也。此句言待時而用。競，逐也。貪婪，好財好色也；好財曰貪，好色曰婪。漦，滿也。冉冉，

漸漸也。脩，長也，遠也。朝飲墜露夕餐落英，喻己常以芳潔自潤也。  
姱，美也。練，簡也。顧領，食不飽而面黃也。擊，持也。貫，  
累也。薛荔，香草名，蔓生，亦名葦荔。矯，直也。胡繩，香草名，蔓生  
布地，俗呼鼓箏草。與薛荔等皆係自喻語。纒纒，索好貌。蹇，發語  
詞。前脩，前賢也。周，合也。彭咸，殷賢臣，諫其君不聽，乃投水  
自殺。雖，與惟通。鞿羈，猶言約束，鞿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  
諍，詬罵也。替，廢也。纒，佩也。申，重也。靈脩，此處之脩靈，  
係指懷王而言。浩蕩，無思慮貌。衆女，謂衆臣也。謠詠，毀謗也。  
偃，背也。錯，措置也。追曲，專循枉曲也。繩墨所以正曲，今背棄  
繩墨，而惟追逐枉曲而行，故云。周容，周合求容也。度，法度也。  
忼，自思貌。鬱邑，憂思也。侘傺，失志貌。渣，奄忽也。鷺鳥，  
喻忠直。何方圓之能周，言圓者何能容方者。周，合也。攘，取也。

語，恥也。相，視也。蘭皋，澤曲曰皋，其中有蘭，故曰蘭皋。椒丘，丘上有椒也。離尤，罹罪也。離，與罹同。菱，菱也。荷，芙蕖也。芙蓉，指木芙蓉。岌岌，高貌。陸離，參差而美好貌。芳澤，芳指香草，澤指玉。粦，雜也。昭質，明德也。虧，缺也。四荒，謂四方極遠之處。章，明也。女嬃，舊說以爲屈原之姊，似無甚根據。按嬃與須同，須女，賤妾也，婦職之卑者。故女嬃當爲屈原之侍女。嫫媿，溫順也。申申，丁寧貌。詈予，指侍女諫原，自原言之，乃曰詈予耳。鮀，堯之臣，亦作鮀。婞，狷介也。矧，短命也。羽，山名。按鮀遷羽山三年，然後死。博謇，廣博而忠直也。婞，美也。薜荔，皆惡草。薜，蒺藜也；荔，王芻也，今呼爲淡竹葉；薜，一名地葵，又名蒼耳，形如鼠耳，叢身如盤。判，分別也。獨離，立異也。不服，不服衆之所好也。余之中情，係女嬃設爲屈原解答之言；余，女嬃代屈原自稱也。

節中，折中也。喟憑心，意云喟然歎息，怨憤滿心。憑，滿也；滿通憑，憤也。歷茲，猶言歷此境地。重華，舜名。隲，與陳同。啓，禹之子。九辯九歌，皆禹樂也；據云係夏后開得自天上者。夏康，啓之子太康。五子，太康兄弟五人也。失乎家巷，猶言國破家亡也。家巷，卽宮中之道；一說巷與閔通，作亂也，五子作亂，故曰家巷。羿，夏之諸侯，有窮國之君也。啟，獵也。封狐，大狐也。浞，卽寒浞，羿之相也。貪夫厥家，言浞貪取羿婦以爲己妻也。澆，浞之子，羿婦所生。強圉，強梁也。不忍，不能自忍也。厥首顛隕，言澆爲夏侯相子少康所誅也。逸，猶言背道也。馮，猶於是也。逢殃，言爲殷湯所滅。后，君也。辛，紂名。菹醢，鹽菜曰菹，肉醬曰醢；言紂爲無道，殺比干，醢梅伯也。頗，偏也。阿，所祐也。錯，置也。輔，佐也。用作下土，謂用事天下而爲萬民之主也；下土，卽天下。陸，猶危也。柅，剡木端，

所以入鑿者也。前脩，前賢也，指比干梅伯。曾，累也。歎歎，歎息也。鬱邑，憂思也。茹，柔軟也。浪浪，流貌。敷，布也。衽，衣前也。耿，明也。駟，一乘四馬也。虬，龍子也。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鸞，五采之鳥，飛蔽日。一說鳳凰之別名。乘，古乘字。溢，掩忽也。埃風，據近之註家稱，疑係培風之訛；培，讀爲馮，馮，乘也；故埃風猶言乘風也。輓，支輪木也。蒼梧，舜葬地。縣圃，神山，在崑崙之上。靈瑱，靈以喻君，瑱，門鍵也，文如運瑱，蓋指楚王之省閤也。一說靈瑱，指神所居也。羲和，日御也。弭，止也。暉，日所入山也。咸池，日所浴處。總轡，猶言攬轡；總，結也。扶桑，神本也。日所出。若木，木名，在崑崙西極。拂，擊也；一說蔽也。相羊，與徜徉同。望舒，月御也。飛廉，風伯也。鸞皇，二俊鳥也。先戒，在先戒行也。未具，謂行裝未具也。鳳鳥，喻明智之士。使之飛行

天下，以求同志也。飄風，回風也。屯，聚也。雲霓，喻佞人。御，迓也。班，亂貌。陸離，參差也。帝關，天帝之門守也。帝指天帝，關，主門者也。閶闔，天門也。望予，謂閹人不肯開門，反倚關而望予也。曖曖，闇昧貌。罷，極也。延佇，無所向往也。白水，源出崑崙，飲之不死。閶風，山名，在崑崙之上。縹，繫也。高丘，指閶風山。女，喻志同道合者。渣，忽也。春宮，東方青帝之宮也。下女，青宮神女之侍也。詒，遺也。豐隆，雷師也。宓妃，炎帝少女，溺洛水死，遂爲河神。纓，佩帶也。蹇脩，伏義氏之臣；一說非人名，謂蹇博好修之人，媒灼之別名也。理，分理述禮之意，媒也。緯，乖戾也。窮石，山名。涓盤，水名，出崦嵫山。一說涓係水名，水上有大石盤陀，故曰涓盤。覽相觀，覽，視之速也；相，視之審也；觀，視之獨也。四極，天之四極也。偃蹇，高貌。有娥，國名，在不周山之



北。佚女，謂帝嘗之妃簡狄；佚，美也。鳩，惡鳥，喻佞人。告余不好，謂鳩詐告余曰不好也。詒，禮遺也。高辛，帝嘗有天下之號也。先我，言帝嘗已先我而取有娥氏之女也。少康，夏后相之子。未家，未安家室也，猶言未娶。有虞，國名，姓姚氏，舜後也。二姚，有虞之二女。夏后相爲寒浞所殺，少康奔有虞，有虞妻以二女。索，取也。靈茅，占卜之草也。靈通瓊，折茅以占，故貴之曰瓊茅。筮，楚俗占卜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蓍；筮，小折竹也。靈氛，古之善卜者。兩美，喻明君賢臣。女，喻明君。美，喻賢臣。釋女，悅汝也。釋通憚，女通汝。眩矐，惑亂貌。黨人，謂楚人也；黨，鄉黨，指楚國。艾，蒿類，非芳草也。盈要，滿腰帶也；要通腰。琤，美玉也。蘇，取也。充棟，實香囊也。巫咸，古神巫也。椒糈，供享之物也。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翳，蔽也。九疑，山名，此言九

陔山之神也。皇，皇天也。刻刻，光貌。矩矱，法度也。儼，敬也。禁，伊尹名，殷湯之賢相也。咎繇，卽皋陶，舜時爲獄官之長，禹得之以佐治。能調，言能調和天下也。說，人名，卽傳說。傅巖，地名。武丁，殷高宗名。用之不疑，言武丁夢得聖人，以其形像求之，得傅說于傅巖，初非人所薦達，然而用之不疑也。呂望，周初賢臣，文王遇之於渭濱，載之入周爲客卿。鼓刀，謂屠牛於朝歌也。寧戚，衛人，修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寧戚方飯牛，叩角而高歌曰：「南山粲，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云云，桓公聞而奇之，載以爲客卿。鶉跖，均鳥名。鶉卽子規，暮春始鳴，若云「不如歸去」；跖卽伯勞，五月始鳴，應陰而殺物。百草不芳，因鶉跖皆過春而鳴，鳴則百草隨萎，故云。偃蹇，衆盛貌。薶，盛貌；一說隱也。蕭艾，賤草也。芳草蕭艾，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伴愚悞惑不顧也。好脩之害，言好修之士，往往罹禍

害也。此句推芳草之所以變爲蕭艾之由。蘭，香草；舊說以爲指懷王少弟子蘭，非是。容長，猶言徒有外好也。椒，香木；舊說以爲指楚大夫子椒，亦非是。榴，淫也。檉，木名，茱萸也。樟，香囊也。干，求也。揭車江離，亦香草，然不若椒蘭之盛；今椒蘭若此，則二者從可知矣。沫，與味通。和調度，謂自調和其心氣，以適法度。求女，卽求宓妃，佚女，二姚之屬；一說，求同志之人也。余飾，謂瓊佩及冠服之盛。羞，脯也。精，鑿也。麤，屑也。糗，糧也。象，象牙也。離心，謂上下無與已同心合意者。遭，轉也。崑崙，神話中之山名，在西北，帝之下都，百神所在。雲霓，以雲霓爲旌也。屯藹，陰貌。天津，卽天漢天江，神話中之地名，箕斗之間也。一說係扶桑折木之津。翼，翼然有儀貌。翼翼，高張貌。流沙，西極之水名。赤水，水名，源出崑崙。容與，遊戲貌。應，以手救也。梁津，爲橋于津也。

詔，告也。西皇，西方之神，即帝少帥。騰，過也。徑待，中道以待也。不周，山名。軟，車轄也。委蛇，垂下而動搖貌。遶遶，遠貌。韶，舜樂也。陟，升也。陸皇，猶言上天。陸，高也；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蟪局，詰屈不行貌。亂，理也；總理全篇之辭意，而結言之，曰亂辭。

（題解）關於這詩的命題的解釋，司馬遷在史記裏說，「離騷者，猶離憂也」。但離字並沒有解釋。王逸把離字解作別也，應劭和班固都把離字解作遭也，自以應班二氏的解釋較為明白可信。西洋的學者把離騷譯作“Fallen Art O Soltow”，即本此意。日人監谷溫，主從王逸之說解作離別的憂愁，以為更直截明快，我們覺得這一點實沒有什麼爭執之必要。總之，這是一首作者自敘他的生平與志願的詩；引用了許多的神話為題材，想像力之豐富，可以說是登峯造極了；但無論怎樣，牠畢竟是基於忠君愛國的熱情所產生出來的

作品。

(作者介紹) 屈原名平，本是楚之王族。約生于公元前三四三年。(即周顯王二十六年，楚宣王二十七年。)初事楚懷王爲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政治，嫻於辭令，入則與王談議國事，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很得懷王的信任。因受同僚上官大夫之嫉讒，懷王怒而疏貶屈原，屈原乃作離騷以自抒憂鬱愁思，時當懷王十四年，即公元前三一五年左右。不久，使於齊；歸後數次諫懷王，都不曾聽他。後懷王被欺於秦，客死秦中；其子頃襄王立，又復被讒而遠放江南。他於是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作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死時約爲公元前二九〇年，(即頃襄王九年，)死日相傳是五月五日。他的作品，據漢書藝文志說，有二十五篇。今所存者，有離騷，天問，遠遊，卜居及漁父各一篇，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恰好和上面的數目相合。但九歌實際上是中國古代的宗教舞歌，天問等四篇或毫

無情緒，或詩中的時代有錯誤，都並不是他所作；只離騷一篇和九章九篇，可以確定是他的作品。他是中國古代的最偉大的詩人，是熱烈的生命謳歌者，他的作品是古代文學的最高的創造；情緒之真摯激烈，想像之豐富美妙，文字之秀麗清婉，是沒有一個古代作家可以和他比肩的。

## 思美人

屈原

思美人兮，擘涕而疇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宿高而難當。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甯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知前輒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

此異路。勒馭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遼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臾。指蟠冢之西隈兮。與繚黃以爲期。開春歲發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擘大薄之芳莖兮。搯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蕭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儻侗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竣。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承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令薛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而爲媒兮。憚蹇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客與而狐疑。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註釋）擘，手撮取之也。言不可結而詰，謂秘密之語，難傳誦也。詰，傳也。蹇蹇，忠蹇也。苑，通鬱。不將，不我聽也。當，值也。

遺玄鳥而致詒，指帝嚳妃吞燕卵而生契事。玄鳥，燕也。易初，改易初衷也。離離，遭遇痛苦也。憑心，謂憂念滿心也。隱閔，言無形兆也。

蹇，語詞。造父，古之善御者。遷，進也。遂次，猶遂巡也。

冢，山名。隈，隅也，山曲處也。緇黃，日將入時，色緇且黃也。

緇，淺絳也。薄，叢薄也。宿莽，冬生之草。藹藹，藹藹之成叢者也；藹，藹藹也，似小梨，赤莖節，好生糞旁。一說藹同區，草叢生曰薄；藹薄，取生草壓區也。價侷，猶言徘徊也。揚憑，猶言發怒；憑，憤懣也。郁郁遠承，言文章行于四海。郁郁，有章也；承，奉也。居蔽闕章，言處境雖窮困，而名則遠聞也。薜荔芙蓉，均喻語；薜荔生木上，芙蓉，即木芙蓉，生地下，喻次句登高入下也。說，悅也。蹇，同蹇。不



服，猶俗言不慎也。畫，謀畫也。處幽，處于幽闇之境也。

（顯解）這一篇思美人，是九章中的一篇。王逸說：「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於江南之野，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朱熹說：「屈原既放，思君念國，隨事感觸，輒形於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爲一卷，必非出於一時之言也。」兩說比較起來，自以朱說爲安。按九章凡九篇：卽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及懷沙是也。懷沙與哀郢之名，曾見於史記，（史記且曾錄懷沙全文，）但司馬遷並不說「九章」；漢書楊雄傳提到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亦不言「九章」，足證西漢末尙無九章之名，亦卽可證「九章」一名乃後人所題。本來，九章的九篇作品，每篇都是獨立的，著作的年月也相差很遠，這是從各篇內容之不同可以看得出來的。這篇思美人，據篇中「遵江夏以娛憂」及「獨惝惝而南行」等句看來，可知是懷王初放屈原，原在郢都將啓行時所作。內容當然充

滿着思君憂國的熱淚，所以可說這是一首愛國的抒情詩（Patriotic Lyric）。所謂「思美人」的美人，有人以爲就是喻懷王的，這話大概也還可信。

### 懷沙

屈原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朏兮杳杳兮，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慙而長鞠。撫情効志兮，寃屈而自抑。剗方以爲圓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內厚資正兮，大人所盛。巧倖不斷兮，孰察其接正。玄文處幽兮，矇瞶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笱兮，鷄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惟黨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犬之羣吠

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選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竝兮，豈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慙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

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脩路幽蔽，道遠忽兮。懷質抱情，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兮。萬民之生，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

（註釋）滔滔，盛陽貌。非莽，茂盛貌。汨徂，疾去也。汨，疾貌；

徂，往也。胸，與瞬同，目屢搖動貌；蓋驚風土之異而目屢動也。杳杳，深遠貌，孔，甚也。軫，痛也。鞠，窮也。效志，猶言考察其心志也。刑，圓削也。替，廢也。易初本迪，謂變易初衷變易本迪；迪，道也。一說，當作變迪。章畫志墨，喻語，以匠人喻也。章畫，謂章明其所分畫；志，誦也；志墨，謂識其繩墨也。前圖，謂前日之所規圖。內厚質正，謂內行敦厚質實正直也。盛，美也。倕，堯時巧工也。玄文，謂黑白相間之文采；玄，黑也。矇眊，目不明也；有眸無見曰矇，無眸曰眊，章，明也。離婁，古之明目者。睇，小視也。箴，籠也。臧，藏也；一說善也。任重載盛二句，言小人才短，反膺重任而致陷滯不濟。或謂係言能任重載盛之人，因身遭陷沒而不得成其志；濟，成也。懷瑾握瑜二句，言才長德美之人反窮困而不得施其才具；示，施也。文質，其文不黷也。疏內，迂闊木訥也。材朴，木之可取以製造者曰材，木材之

未經斷治者曰朴。一說條直爲材，壯大曰朴。襲，重累也。逕，逢也。不竝，言聖君賢臣不並時也。懲違，遏止其違心也。一作懲連，遏止其流連于事與願違之心也。自強，強自寬慰也。離慙不遷，言身遭痛，心終不變也。志之有像，言志行流於後世爲人法；像，法也。次，舍也。限之大故，猶言死而後已；大故，死也。汨，去也。伯樂，古之善相馬者。程，量才也。錯，安也。曾，重也。愛哀，哀不止也；愛，古通啞，凡哀泣而不止曰啞。類，朋也。

（題解）懷沙是屈原的絕命詞。懷沙者，懷抱沙石以自沈也，正如申徒狄負石赴河一樣。林西仲舉出篇中「進路北次」句，爲其趨汨羅的證據。近人沈雁冰反對此說，以篇中「浩浩沅湘」句，證明其爲懷王時就貶之作，因爲懷王時屈原就貶，是循沅湘以行，與襄王時就貶異路；原死於襄王時就貶之後，故沈氏主張前說爲不可靠。今姑從前說，而並存後說以資研究。

湘君 九歌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駕飛龍兮北征，運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綢，菝橈兮蘭旌。望涇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徘徊。

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

鼉鼓驚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醴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  
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註釋）君，謂湘君。按湘君之說凡三：其一，以湘君爲堯之二女，卽娥皇女英，從舜死於湘江者。其二，以湘君爲湘水之神，而湘夫人則指堯之二女。其三，謂湘君乃堯長女，舜正妃娥皇是也，因係正妃，故稱君；湘夫人爲堯次女，舜次妃女英也，因係次妃，故降稱夫人。三說之中，最後者較勝。夷猶，猶豫也。蹇，語詞。誰，何也。洲，水中可居曰洲。要眇，美好貌。一說要通窈，眇卽妙；窈妙，狀其絕艷，望之髣髴，不可得指定之貌。宜修，謂宜修飾也。沛，行疾貌。令沅湘無波二句，祈神令沅湘無波，江水安流，冀已可往也；山海經言湘君出入，必有暴雨飄風隨之，故云。參差，洞簫也；舜作簫其形參差象鳳翼，故名。誰思，問所思者爲誰。漣，迴轉也。薛荔拍，言以薛荔飾壁；拍，搏壁也。荇，綢，言以

蕙草繞樁；綢，束縛也。橈，船小楫也。涔陽，江碕名。極浦，卽遠處水涯；極，遠也。揚靈，精誠發越也。未極，未已也。女，湘君之侍女也。嬋媛，牽戀貌。潺湲，流貌。隱，痛也。君，指湘君。隤側，猶言隱憂；隤，隱也，側，本作側。一說隤側，卽展轉反側意。櫂，舟旁撥水之具也；長者曰櫂，短者曰楫。櫂，船旁板也。薛荔芙蓉二句，均喻語。薛荔緣木而生，非可于水中採之；芙蓉卽荷華，生于水中，非可求之于木末也。石瀨淺淺，言己之舟路難進。瀨，湍也；淺淺，急流貌。飛龍翩翩，言湘君已翩翩過江北去。交不忠期不信，各已交神之情或不誠也。告余不聞，湘君托故以辭也。馳，與朝同。馳騫，奔馳也。江皋，澤畔曲岸也。捐珮遺佩，言既不得與湘君相見，勿以裝飾爲也。捐，棄也；珮，佩玉也；遺，亦棄也。將遺下女，謂湘君之女侍爲我勞心，不可無以報之，故云。遺，贈也。



(顯解)這是古代中國南方民族的一首宗教舞歌，以頌神為主；題名「湘君」，當然是一首頌湘君的歌。係根據神話為題材，並沒有什麼其他的含義。

(作品來歷)湘君是九歌中的一篇。按九歌凡十一篇：即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殇及禮魂是也。據王逸的說法，以為九歌本是舊有祀神的頌歌，經屈原的潤色寫定而成今形；但他又以為屈原是藉此以寄托君臣諷諫或自訴冤結的情意的，因此而引起了數千年之解釋九歌者的無數牽強附會。其實九歌乃流行于古代沅湘民間的宗教舞歌，是神話材料的一部分，牠是中國最古的南方民族文學。不過至戰國時，或曾經文人修改其詞句，並始為寫定罷了；因為先民神話之傳至現代者，大抵須經過這個階段的。至于牠的寫定者是否屈原，或是其他的無名詩人，我們現在卻還不能知道。

## 湘夫人

九歌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

沅有芷兮醴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樂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橈，辛夷楣兮藥房。罔薛荔兮爲帷，擗蕙楊兮旣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嶺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襟兮醴浦。寒汀州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註釋）帝子，謂娥女，即指湘夫人女英也。日眇眇，望之不見也。一說眇眇通杳杳，遠貌；謂舉目望之，杳然在遠也。嫋嫋，長弱之貌。蘋，草名，秋生，南方湖澤多有之，雁所食也。一本作蘋。聘望，縱目也。

與佳期，謂與湘夫人之約會。佳，佳人也，指湘夫人；期，會也。張，陳設也。鳥萃蘋中二語，喻語；懼帝子未必肯來見，而已之所爲，猶鳥萃蘋中，習施木上，無非徒勞耳。萃，集也；習，魚網也。沅有芷兮澧有蘭，起興語。公子，謂湘夫人也。麇何爲庭中二句，亦喻語，喻失宜也。水裔，猶言水邊極遠之地。澹，水涯也。閉佳人召余二句，因想極而恍惚中若聞其召己，已欲躍而應召也。芷葳荷蓋，極言其香潔。蓀壁，香草爲壁；蓀，香草也。紫壇，累紫貝以爲壇；紫，紫貝也。蘭橈，以

木闌爲椽。闌，木闌；椽，椽也。辛夷，木名，其華俗名迎春。楣，門上橫梁也。藥，白芷也。罔，結也。擗，折也。檣，檣也。鐵，所以壓坐席者。疏，佈陳也。石闌，香草名。縲，束縛也。廡，堂下周廊也。九嶷，山名，舜所葬也。此句係言九嶷之山神。纘，盛貌，衆貌。並迎，言舜使九嶷山神來迎其女，纘然並來也。靈，指九嶷山神。袂，袂，皆禪衣，事神所用也。二句意同湘君中之捐珥遺佩，或謂捐袂遺纘，乃欲輕裝而追之之意。汀，平也。

（題解）這也是古代中國南方民族的一首宗教舞歌，以頌神爲主，是頌湘夫人的。其中含義，也都屬於神話，無關君臣諷諫或自訴冤結。

### 九辯（選四首）宋玉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慄慄兮若在

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沈寥兮天高而氣清，宋塵兮收潦而水清。懣懣增歎兮，薄寒之中人。愴愴懷恨兮，去故而就新。坎廝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

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宋漠而無聲，雁靡靡而南遊兮，鷓鴣啁嘶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齶齶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悲憂窮戚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懌，去鄉離家兮徠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

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懣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駕兮竭而歸，

不得見兮心傷悲。

倚結軛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露軾。忼慨絕兮不得，中替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忤忤兮諒直。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尙委其弗濟；霰雪零糝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與樊草同死。

願自往而徑遊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壓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盛兮，恐時世之不同。

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鑿。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甯窮處而守高！

食不媮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蹇充屈而無端兮，泊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不得見乎陽春。

覲杪秋之遙夜兮，心繚悵而有哀。春秋連遠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

白日晡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滅毀。歲忽忽而道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心搖悅而日季兮，然招悵而無冀。中慚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欷。

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嚶廓而無處。事齶齶而覲進兮，蹇淹留而躊躇。

（註釋）悵悵，猶悽愴也。泐寥，一作泐澤，曠蕩空虛也。宗靡，與

寂寥同。潦，大雨也；一說積水曰潦。愴悵憤，皆失意貌。共廩，不平也。廓落，空虛寥落之貌。宋漠，與寂寞同。靡靡，和也。鷓鴣，似鶴，黃白色。嗚嘶，聲響細貌。蹙蹙，進貌。過中，謂過一歲之半也。蹇，語詞。薄，止也。煩懣，猶煩亂也。馮，去也。結輪，謂輪之橫變交錯；輪，車闌也，車箱內三面縱橫木之總稱。軾，與前橫木也。忼慨，與慷慨同。替亂，猶言亂也。忼忼，忠直貌。諒直，信實質直也。委，一作幸。霰，俗曰雪珠。冱，霜雪下降貌。燧，同野。按，同按。申包胥，楚大夫；吳師伐楚，已入郢都，包胥赴秦乞師，依庭牆而哭者七日，秦乃遣將定其國難。規槩，所以爲方圓之器也。觀，同靜。杪秋，季秋也。繚，繚繞也。悵，悲結也。遠遼，遠貌。碗晚，猶言將晚也。鏗，銷也。遄，囊也。冉冉，行貌。悵悵，失意之貌，猶言悵悵。洋洋，無涯貌。崢嶸，與寥廓同。觀進，



猶言欲進。

（韻解）九辯是九首抒情詩，今選錄四首。按離騷經云：「啓九辯與九歌兮。」天問云：「啓棘賓商，九辯九歌。」則九辯原來似乎也是一種古樂，和九歌一樣。王船山說：「辯，猶遍也；一闕謂之一遍。蓋亦效夏啓九辯之名，紹古體爲新裁，可以被之管絃。其詞激宕淋漓，異于風雅，蓋楚聲也。」據此，可知這是宋玉依古體而創製的新詩，以抒情敘懷爲主的。

（作者介紹）宋玉是次於屈原的一位楚國的大作家，生卒年代，約稍晚于屈原。他的生平，我們不大知道；從他的作品中可以約略看出來的是，他曾于楚襄王末年做過不甚重要的官，後被罷免，窮困以死。據漢書藝文志的著錄，說他共有作品十六篇。今存者有辭兩篇，一爲九辯，一爲招魂；另外還有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等賦十篇。但這十篇賦有人以爲都非宋玉所作，而爲後人所假託或後人代他記述的，雖然這幾篇賦的辭意都很美妙；招

也有人說不是他的作品。可以確切地斷定宋玉做的作品，只有一篇九辯，因為牠有宋玉的特殊的情調的緣故。

### 三 漢

自秦始皇破滅六國，統一天下，頒布「挾書律」以來，古代的文藝學術，便都陷入于破產的狀態中。漢初黑暗勢力尙未除去，因之文學也仍在停頓的時期。至惠帝四年（公元前一九一年），廢除「挾書律」後，繼以文景二帝的注重文治，中國文學，乃漸有復活之勢；到武帝時，上下一致努力于文學的提創，作家輩出，乃形成了西漢文學的黃金時代。

漢代（公元前二〇二年至公元前二〇年）的代表文學是賦。但樂府與詩歌也甚爲發達。

賦原是古詩之一體，漢書藝文志說是「不歌而誦謂之賦」。但雖這樣說，追溯其源流，卻在戰國之時；當時屈宋，原是一種賦體，所謂「辭」或「騷」，都是後人特地替他加上去的名稱。

兩漢的賦家，多不勝舉，當時的散文家，幾乎個個都能作賦，如論文家賈誼，歷史家司馬遷等，同時也都是賦家。對兩漢的賦家，西漢有陸賈，賈誼，枚乘，司馬相如，東方朔，嚴忌，嚴助，劉安，吾丘壽王，朱買臣，劉向，王褒，揚雄等；東漢有班固，崔駰，馮衍，杜篤，王逸，馬融，李尤，張衡，蔡邕等；但自西漢末楊雄開了模擬的風氣，到了東漢，賦便完全成了模擬的作品，本來缺乏情感只重辭藻的賦，更無價值了。故賦家之重要者，實際上只有西漢的司馬相如，枚乘，東方朔和楊雄等人，而以司馬相如為第一。

樂府創于西漢武帝，自作數篇，都很動人，但牠的發達，欲在東漢中葉以後。牠的作者，除蔡邕外，都沒留下姓氏給我們，雖然樂府歌詞是很有趣，但有些流傳下來的。

五言詩相傳起於蘇李，近來很有人懷疑此說之不可靠；但我們雖不能確實地斷定五言詩發生于漢之什麼時候，只籠統地來說，五言詩起于漢代，却總是可以確定的了。牠的發達，是在東漢末；孔雀東南飛是一篇完美的五言詩，蔡邕父女也有很婉妙的

五言之作。七言詩也起于西漢，武帝在柏梁台聯句，便是七言之始；東漢的張衡的四愁詩，便是用了七言的體裁寫下來的。

## 長門賦

司馬相如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兮自虞；魂踰佚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慤之懽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尙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脩薄具而自設兮，臣曾不肯兮幸臨！

廓獨潛而專精兮，天漂漂而疾風。登蘭台而遙望兮，神悅悅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窕而晝陰；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起闔兮，舉帷幄之澹澹；桂樹交而相紛

兮，芳酷烈之闐闐。孔雀集而相存兮，玄援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兮，鸞鳳翔而北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

下蘭台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瑰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間徙倚于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鐘音；刻木蘭以爲榱兮，飾文杏以爲果；羅丰茸之遊樹兮，離樓梧而相撐，施瑰木之構榱兮，委參差以橫梁；時彷彿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曜兮，爛耀耀而成光；綴錯石之瓊璧兮，象璿瑠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台之中央。白鶴噉以哀號兮，孤雌踣於枯楊。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

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案流徵以卻轉兮，聲幼妙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

意慷慨而自昂；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縱橫。舒息悒而增歎兮，蹉履起而彷徨；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魯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頹思而就牀；搗芬若以爲枕兮，席荃蘭而莖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覺而無見兮，魂茫茫若有亡！衆鷄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之復明。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註釋）踰，超也。佚，隱遁也。言，武帝之言也。我，武帝也。

人，陳后也。嫌，絕也；又通憊，恨也，意不滿也。慙，誠禁也。尙，

猶率也。離宮，卽長門宮。薄具，肴饌也。悅悅，失意貌。淫，游

也。闌台，台名。闔，宮門曰闔。覆轡，搖動貌。闌闌，香氣盛也。

翡翠，鳥名，雄赤曰翡，雌青曰翠。邪氣攻中，謂見鳥獸飛翔吟嘯，與偶相集，故憂恨之氣壯而攻中也。造，至也。穹崇，高大也。間，頃也。靡靡，細好也。金鋪，扉上有金花，花中作鈕環以貫鎖也。棖，屋椽也。丰茸，衆飾貌。游樹，浮柱也。離樓，攢聚衆木貌，擘，柱也。瑰木，瑰奇之木也。一本作槐木。櫛櫛，柱上方木也。楹，虛也。緞，密也。瓊雙，輒也。瑤瑁，海龜也。組，絲條也。連綱，不絕也。曲台，帝之射宮也。央央，廣貌。微，五聲之一。幼妙，細聲。貫，猶次第也。中操，猶言中曲。躡，與纏通。踳跟爲跼，掛趾爲纏。揄，引也。儻，同愴。搏，圍也。迢迢，恐懼貌。畢昂，曉星也。蕩蕩，月光微黯之貌。澹，猶動也。偃蹇，佇立貌。荒，欲明貌。亭亭，遠貌。

(題解) 這篇長門賦，相傳是相如代漢武帝后陳后做的；但雖然是爲人代



作，却頗能設身處地，爲人着想，所以牠仍不失爲一篇真切動人的抒情之作。

（作者介紹）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生于公元前一七九年，死於公元前一一七年。初事景帝，後客遊於梁，梁孝王死，乃歸，貧無以自立。至臨邛，有富家女卓文君嫁了他，買酒當爐，後世傳爲佳話。武帝時，相如復在朝，不久因病而死。他是漢代最大的賦家，所著有子虛賦、上林賦、天子游獵賦、大人賦、哀秦二世賦及長門賦等二十九篇，但都缺乏深情的表露，而專注重於修辭的美麗；只有長門賦一篇是較好的作品，因爲牠除了詞藻華麗之外，還含有動人的情致的緣故。

## 答客難

東方朔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

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効，明白其矣；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尙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爭政權，相擒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

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河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遵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

「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鶴鳴九皋，聲聞於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學敏行而不敢息也。譬若鶴鶴，飛

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

「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于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

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筮窺天，以蠡測海，以筵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猶鼯鼯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註釋）蘇秦主合縱，爲六國相；張儀主連橫，爲秦相。都，謂居也。

執戟，漢郎中令，其下有議郎，中郎，侍郎及郎中等，除議郎外，皆更直執戟，宿衛殿門。同胞之徒無所容居，謂被世人所輕也。非所能備，謂不能備知也。十二國，卽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及中山是也。周朝封建國家甚多，至戰國初，併爲十二國。安知前後，謂前後遭際皆不能揣測也。失門戶，謂誅戮也。掌故，太常官屬，專掌國家故事者，位遠次於侍郎。「鐘鼓于宮，聲聞于外」句見于詩經白華，「

鶴鳴九臯，聲聞於天」句見詩經鶴鳴；喻有其中必有其外也。太公，卽呂望，亦卽姜尚。周文王遇之于渭濱，立爲師，時尙年已七十餘；佐武王克殷有功，封於齊。「天不爲人……」云云句，見于荀子天問篇。「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句，係逸詩中句。黜橫，以黃縣爲丸，懸冠之兩邊，垂於耳旁，以示不欲聞不急之言也。許由，堯時人；堯曾以天下讓由。由不受逃避。接輿，楚人，與孔子同時；佯狂避世，入蜀隱居。范蠡，楚人，仕於越；越王勾踐用其計，滅吳而成霸業。伍子胥，因強諫吳王夫差被殺。樂毅，燕昭王用之爲卿，率師伐齊，下七十餘城。李斯，秦始皇任爲相，併吞六國。鄭其其，漢高祖爲沛公時，使食其說齊，下七十餘城。蠶，瓠瓢，一曰蚌蛤也。筵，小木枝也。鼯鼠，卽地鼠，較鼠爲小。豚，小豬也。咋，齧也。

（題解）這是篇主觀的說理的賦，其意在於諷諫。

(作者介紹) 東方朔，齊人，與司馬相如同時。他是漢代的重要的賦家之一，作品中很帶有濃厚的個性，為其他的賦家所不及。著有七諫及答客難等，據漢書藝文志說他共有賦二十篇。答客難是很著名的，後人擬作者甚多。

## 秋風辭

劉徹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註釋) 棹歌，引棹而歌。

(題解) 這是一首觸景的抒情詩(Occasional Lyric)。

(作者介紹) 劉徹即漢武帝，他的統治時代是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

年。漢書藝文志載稱他著賦二篇，今所傳有李夫人歌，秋風辭及落葉哀蟬曲等，都很秀美而富於情感。他很有功於漢代文學，漢之重要賦家，幾乎都出於他所統治的時代。

### 落葉哀蟬曲

劉徹

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於重扃。  
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

（註釋）袂，袖也。玉墀，階上砌以玉石也，指宮殿。扃，門戶之通稱。

（題解）這也是一首觸景的抒情詩。

### 詩四首

蘇武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與鴛，今爲參與辰。昔者長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乖離，恩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叙此平生親。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征夫懷遠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黃鶴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遊子吟，冷冷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俯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爲

雙黃鶴，送子俱遠飛！

燭燭晨明月，馥馥秋蘭芳，芬馨良夜發，隨風聞我堂。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別離，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嘉會難再遇，歡樂殊未央。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

（註釋）參辰，二星名，辰即商星。商居東，參居西，相背而出，永不相見，喻不能相遇也。邈，渺遠也。胡秦，胡在北，秦即中國；胡秦，猶言中外；喻疏遠也。乖，相背也。參辰皆沒，言將旦也。黃鶴，大鳥名。

商，五聲之一。燭燭，照也。未央，未盡也。

（題解）詩四首，都是離歌（Valedictory），感境而作，所以也可以說是感境詩（Circumstantial Lyric）。第一首別兄弟，第二首別妻，第三及第四首別友，都是所謂「一唱三嘆，感寤俱存」的。

（作者介紹）這四首詩相傳係蘇武所作，但有人說是出於後人的僞托，蘇武字子卿，杜陵人。漢武帝遣他出使匈奴，被匈奴所扣留，居北海之濱，嚼雪吞氈，冰地牧羊，凡十九年之久。有了這樣的遭遇，寫出這些情思悲惋的詩來，原也是很可能的罷。

### 與蘇武詩三首 李陵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攜手上河梁，游子莫何之？徘徊蹊路側，悵悵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註釋）屏營，猶彷彿也。衢路，歧路也。斯須，暫也。綢繆，繆也。河梁，送別之地。莫，同暮。蹊，徑也。悵悵，恨也。弦望，弦，月半；望，月滿。

（題解）這是三首感境的抒情詩，情思之悲惋纏綿，正和蘇武的詩不相上下。（作者介紹）這三首詩相傳爲李陵作，但也有人說係出自後人的僞托。李陵字少卿，成紀人。武帝拜他爲騎都尉，以五千人和匈奴幾萬人戰，數次獲勝，但最後終因衆寡不敵而敗北。敗時仍持刀尺以戰，直到力竭箭盡，方纔投降。他本來是很忠於漢的，投降原是出於不得已的權宜之計，但武帝竟誅戮其親族。有答蘇武書一篇，可以看出他的怨憤之情。這與蘇武詩三首，也和那

封信是一樣的悽惻之調；說是他做的，大概也不無可能性。

### 飲馬長城窟行 蔡邕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  
夢見在我旁，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  
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註釋）昔，夜也。雙鯉魚，古時書函，常以尺素結成雙鯉之形。尺素，古時書札，書於縑素，故稱信札曰尺素。

（題解）這是一首抒情述事的詩，在樂府中稱爲瑟調曲。

（作者介紹）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生於一三三年，卒於一九二年。董卓

政時，曾迫其入府，拜爲中郎將，甚敬重之；卓被殺後，因被株連而死于獄中。他是漢末的最負盛名的文學家，曾校正六經文字，著有文賦甚多。詩僅飲馬長城窟行一篇。

### 古詩十九首 無名氏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驅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鷗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轉軻長苦辛。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鳴鶴，奮翅起高飛。

涉江采夫容，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願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携手好，棄我如遺迹。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輓。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河。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四時無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偏促。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中帶，沈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

陳死人，杳杳卽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去者日以疎，生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犂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涼風率已厲，游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懽，枉駕惠前綏。願得常巧笑，携手同車歸。旣來不須臾，又不處重

闌。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眄睐以適意，引領遙相晞。徙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詹兔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尙爾。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

（註釋）行行，不違行貌。重，難也。胡馬越鳥二句，謂動物性不忘本，以喻人必念故鄉也。衣帶日已緩，謂因思念心切而腰圍漸瘦也。

娥，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宛，今南陽，東漢之南都也。洛，洛陽，東都也。兩宮，洛陽有南北兩宮。令德，謂妙歌者。識曲，知音之人也。高足，謂逸足，猶言疾足也。轡軻，車行不利也，借以言人之不遇。疏，刺穿之也。阿閣，明堂咸有四阿，閣有四阿者，謂之阿閣。按四阿，猶今之四柱也。杞梁妻，齊女子；其夫戰死，乃就其夫之屍於城下哭之，凡十日，道路過者，無不爲之掩涕。又杞梁死後，妻曾援琴作歌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促織，蟋蟀也。玉衡，北斗第五星也。孟冬，漢高祖十月至壻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即今七月。一說秦歷建亥，漢初承之；按亥月即今十月，故漢之孟冬，即今之七月也。玄鳥，燕也；燕爲季候鳥，至秋則南歸。六翮，鴻鵠一舉千里，

所侍者六翮耳。翮，羽莖也。箕斗，均星名。輓，車轅也，所以扼牛頸者。良，信也。盤石，大石也。兔絲女蘿，皆草名。兔絲爲顯花植物，女蘿爲隱花植物，卽松蘿；古以二者爲一物，誤。別經時，言時序已改也。幾許，牽牛織女隔銀河七十二度，故曰相去幾許也。豚脉，相視貌。萬歲，謂自古至今也。王子喬，本周之太子，後乘白鶴升天，爲列仙之一。螻蛄，蟲名，夜出飛鳴，晝則穴居土中。晨風，鷓也。眇，眇，眷顧貌。孟冬，此孟冬係漢武帝改秦歷建亥爲建寅以後之孟冬，卽今之十月。三五，卽十五日也。四五，卽二十日也。詹兔，詹同蟾；蟾兔，月中之凸影似蟾兔者也。

（題解）古詩十九首，都是辭華煥發，蘊情至深的抒情之作。

（作者介紹）古詩十九首，都爲無名氏作，但決不是一個人的作品。玉台新詠以其中八首爲枚乘所作，文心雕龍以「冉冉生孤竹」一首爲傅毅所作，但

都沒有什麼證據，我們很可以不必相信牠。

### 四愁詩

張衡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爲懷憂心煩勞。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贈我金瓊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爲懷憂心煩傷。

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望涕霑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爲懷憂心煩紆。

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雰雰，側身北望涕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爲懷憂心煩惋。

（註釋）梁父，泰山之支阜。翰，謂羽衣也。桂林，漢之縣名，故城在今廣西象縣東南。琅玕，石而似玉也。山海經云，崑崙山有玕琅樹。漢陽，漢之郡名，即天水郡，在今甘肅鞏昌秦州一帶。隴阪，山名，在陝西隴縣。襜褕，直裾謂之襜褕。雁門，秦置郡名，在今山西大同寧武一帶。段，同緞。

（題解）這是一篇抒情詩，格調音節，俱極新奇，情感也真摯非常。

（作者介紹）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生于公元後七八年，卒于一三九年。他是一個大天文家，造渾天儀及候風地動儀，都很精確；也做過官，頗著政聲。他的文學方面的造詣也很高，作賦甚多，而尤以四愁詩爲其傑作。

孔雀東南飛 無名氏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箏篔；十六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爲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鷄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疋，大人故嫌遲；——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

府吏得聞之，堂上啓阿母；『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共事二三年，始爾未爲久。女意無偏斜，何意致不厚？』

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



比，阿母爲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府吏長跪告：「伏惟啓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阿母得聞之，椎牀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

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違我語！」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榮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留待作遺施，於今無會因。時時

爲安慰，久久莫相忘！」

鷄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袂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蔥根，口如含珠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上當拜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裏。」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出門登車去，淚落百餘行。

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

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盤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細如絲，盤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

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阿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箏篴，十六知禮儀，十七遣汝嫁，語言無誓違。汝今何罪過，不迎而自歸？」蘭芝慚阿母：「兒實無罪過！」阿母大悲摧。

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阿女含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甯：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女適還家門。不堪更人婦，豈合令郎君！幸可廣問訊，不

得便相許！」

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爲媒人，主簿通語言，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

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謝家事夫婿，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登即相許和，便可作婚姻。」

媒人下牀去，諾諾復爾爾。還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曆復開書：「便利此

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  
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青雀白鵝舫，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  
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縷鞍。齋錢三百萬，皆用  
青絲穿。雜綵三百疋，交廣市鮭珍。從人四五百，鬱鬱登郡門。  
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何不作衣裳？莫  
令事不舉！』阿女默無聲，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移我琉璃  
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朝成繡袂裙，晚成  
單羅衫。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門啼。

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新婦  
識馬聲，躑躅相逢迎。悵然遙相望，知是故人來。舉手拍馬鞍，  
嗟嘆使心傷。『自君別我後，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願，又非君  
所詳。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

府吏謂新婦：『賀卿得高遷！盤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

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

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慎勿爲婦死，貴賤情何薄！東家有賢女，窈窕豔城郭；阿母爲汝求，便應在旦夕。』府吏再拜還，長歎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轉頭向戶裏，漸見愁煎迫。

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奄奄黃昏後，寂寂人定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尸長留，』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顧樹下，自掛東南枝。

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爲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彷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

（註釋）箜篌，樂器名，似瑟而小，用木撥彈之。伶俜，行不正貌。

襦，短衣也。歲鞋，草木葉垂之貌。交廣，均州名，在今廣東廣西及安

南境。

（題解）這是敘事詩的傑作，共一千七百四十五言，是中國第一首的長詩。

（作者介紹）作者無名氏，大約是漢末魏初的人。本詩原序云：「漢末建安

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庭樹。時人傷之，爲詩云爾。」據此可知作者爲漢末魏初人，是無可疑的了。

### 悲憤詩

蔡琰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弑，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彊。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子遺，尸骸相穿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爲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幾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女！』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



罵。或便加極杖，毒痛參并下。且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

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

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微時願，骨肉來迎己。已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尙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爲立踟躕；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歎歎，行路亦嗚咽。

去去割情戀，過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匈臆爲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橫相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嗥且吠。煢煢對孤景，怛咤靡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爲復彊視息，雖生何聊賴？

託命于新人，竭心自勗勵。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

(註釋) 董卓，東漢臨洮人。靈帝時拜前將軍，靈帝卒，卓擁兵入朝，廢少帝，立獻帝，殺何太后。袁紹等起兵討卓，卓挾帝入長安，自爲太師。後王允設計誘呂布殺之。屢，艱苦也。骨肉來迎，言曹操傷蔡邕無子，遣使以金璧來贖琰歸漢也。案兒子，琰沒入南匈奴左賢王，已生二子。託命新人，琰歸漢後，重嫁于董祀。

（題解）這是一首敘事詩，自敘其生平經歷，而真摯悽惋之情，自流露於其間。

（作者介紹）蔡琰是蔡邕的女兒，字文姬。博學有才，夫死後居于寡家；會天下喪亂，琰爲胡騎虜去，沒於南匈奴左賢王，生二子。後曹操遣使贖其歸漢，改嫁董祀。琰是一位很有天才的女作家，這悲憤詩便是她的天才的表徵。悲憤詩有兩首，下首疑非她所作；還有胡笳十八拍，相傳也是她的作品，但也似乎不甚可靠。



## 四 魏

漢朝末年，天下大亂，中央的權力漸漸瓦解，成了一個州牧割據的局面。直至曹操，劉備和孫權鼎足而立，紛亂仍是不已。這個時代，歷史上稱為三國。

三國文學，蜀吳均無光炫；論文學之正統，當屬於魏。魏的首領曹操，是個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一方面卻又酷嗜文學，愛才若命。他和他的兒子曹丕曹植並其屬下建安七子，努力文學，造成一個光華燦爛的文學大運動。

魏代文學，以詩歌為中心。他們的文學運動的主要事業，在於創作樂府歌辭，在於文人用古樂府的舊曲改作新調。牠使文學民衆化，又使民歌文人化了。

辭賦作品，也相當發達。曹植的洛神賦和王粲的登樓賦，無論如何當在中國辭賦作品中佔極高的地位；但魏代的詩歌，究比辭賦更足以代表一代的文學。

### 短歌行 曹操

對酒當歌，人壽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風野之萃。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作者介紹）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生於一五五年，卒於二一〇年。少年時任俠放蕩，不治行業。二十歲時始掌兵權，歷任騎都尉，濟南相及東郡太守等要職；旋破滅羣雄，錄尚書事，復進位丞相，封魏王，專漢政。死後被曹丕追尊爲魏武帝。他的天才很高，雖常在軍中，征討不休，但橫槊立馬而賦詩，俱極悲壯豪放之至。有魏武帝集流傳於世。

（八題解）這是一首抒情詩，自述其慷慨激昂之志。詩體顯然是受了詩經的影

響。

（註釋）杜康，古之善製酒者。本詩借用以爲酒字解。「青青子衿」兩句，摘自詩經子衿。君，或謂係指劉備而言。「呦呦鹿鳴」四句，摘自詩經鹿鳴。阡陌，田間路也。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相存，相問也。舊恩，當係對漢室而言。月明星稀四句，有自嘆飄泊之意。山不厭高四句，有自期之意。周公吐哺，昔周公旦戒百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蓋有待賢之意也。

### 苦寒行

曹操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

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太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拂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道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栖。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題解）這也是一首自述感慨的抒情詩，詩體是繼承了漢代的樂府歌辭的。

（註釋）太行山，在今山西晉城縣南，爲太行山系之主脈。羊腸阪，在今山西長治縣東南，長三里；曲折如羊腸，故名。詰屈，屈曲也。熊，熊之一種，俗呼爲人熊。體大于熊，頸長脚高，多力，能拔樹木，遇人則人立而攫之。東山，詩經之篇名，原詩有「我徂東山，惓惓不歸」之句。

### 雜詩

曹丕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



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漢回西流，三五正縱橫。草蟲鳴何悲？孤鴈獨南翔。鬱鬱多悲思，絲絲思故鄉，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向風長嘆息，斷絕我中腸。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零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得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作者介紹）曹丕，字子桓，曹操的長子。生於一八七年，卒於二二六年。少聰明，八歲即能屬文。曹操死後，嗣丞相，繼爲魏王；後受漢禪，爲魏文帝，計在位六年。他性甚好學，博問強識；所作典論，實爲中國文學批評之祖。也作詩，頗有佳者。有魏文帝集傳於世。

（題解）這兩首雜詩，也是抒情的短詩。

（註釋）天漢，天河也。亦名雲漢，又有天杭，銀河及銀潢等稱。晴夜天

空，見有灰白色之帶，闊十度至十五度，由無數微光之恆星集合而成，夏秋之交最著。三五，小星也；詩經小星云，「嘒彼小星，三五在東。」一說三五乃星名，卽三心五嚙；按嚙卽柳宿，故三五卽心柳二宿也。二說俱可。

吳會，吳與會稽二郡之合稱；吳郡之郡治在今江蘇吳縣，故此吳會必係指吳縣而言。按丕曾有東南之行，但僅至河南淇縣一帶，並未入江蘇境；本詩言「行行至吳會」者，誇張之詞也。

### 燕歌行

曹丕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羣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執戟守空房。憂來思君不可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拔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

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題解）這是文人化了的民歌（Ballad），是依舊曲作的新詩。

（註釋）憐憫，不滿意也。牽牛織女，俱星名，隔天河遙遙相對；牽牛三

星在河西，織女三星在河東。

### 野田黃雀行

曹植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劍不在掌，結友何須多？不見籬間雀，見鷓自投羅？羅家得雀喜，少年見雀悲。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

（作者介紹）曹植，字子建，曹操的第三子。生於一九二年，死於二三二年。他非常聰明，十歲作銅雀台賦，已很可觀；又傳他能七步成詩。性簡易，不治威儀，操於諸子中特別寵愛之，欲立他爲嗣者好幾次。因他頗有淚

漫文人之風，而曹丕卻非常善於矯飾，故最後終於立了丕為嗣。殆曹丕即位，嫉其才，即殺其至友丁儀丁廙，貶削他的爵位；又封他於鄴方，十一年間徙封六次，使他不能在一處好好發展。因此他常汲汲無歡，悒鬱以終。所作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今傳集十卷。他的作品不但在當時表現得最偉大，即六朝初唐之詩人，除陶潛外，恐亦沒有人可以和他相比。世稱天下有才八斗，子建獨有其八；此雖係喻語，也可以看出他的才華之高曠了。他的詩的長處，是情緒真摯迫切，鑄詞精妙美適，然而又很自然，毫無雕琢之弊。

(題解)這是一首感懷詩(Ode)，表示着他的爭自由求解放的迫切的心理。

(註釋)鶴，鳥名，似鷹而小，人畜養之以捕小鳥。羅，捕鳥之網也。

捐，除也。

## 七哀詩

曹植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宕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時不開，賤妾當何依！

（題解）七哀似是樂府的一種曲名，曹植王粲張載等都做過。據文選註云：七哀，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嘆而哀，鼻酸而哀也。這話確否，不得而知。總之，這是一首依托樂府舊曲的形式，借題發洩他的愛思的詩。

（註釋）宕子，卽蕩子。

### 雜詩六首 曹植

高台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方舟

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雁飛南遊，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迴颺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蕘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幃，良人行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飛鳥繞樹翔，嗷嗷鳴素羣。願爲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遊。遠行欲何之？吳國爲吾仇。將聘

萬里塗，東路安足由？紅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

飛觀百餘尺，臨牖御檣軒。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閒。國仇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拊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絃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

（題解）這六首雜詩，都是依托樂府歌辭以寄其憂思之作。其中或取譬自喻，或直陳悲感，每首都極哀楚動人。

（註釋）方舟，並舟也；一說，方，筏也。轉蓬，草名，秋枯根拔，風捲爲飛，故名。瀟湘，水名，在今湖南境內，蓋對於江北言也。泚，瀆也。嚴駕，備駕也。

洛神賦 曹植

余從京城，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轅轅，經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迺稅駕乎蘅臯，秣駟乎芝田，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則殊觀。覩一麗人於巖之畔，迺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覲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豔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則君王所見，無乃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

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鬋鬢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雲。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綠波。穠纖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皎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弗御。雲鬢峨峨，修眉聯娟。丹唇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睐，鬢輔承權。瓊姿豔逸，儀靜體閒。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



服曠世，骨像應圖。披羅衣之璀璨兮，珥碧瑤之華瑠，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縞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於山隅。

於是忽焉縱體，以邀以嬉；左以采旄，右蔭桂棋。攬皓腕於神濟兮，采湍瀨之元芝。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懽兮，託微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修，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瑋以和予兮，指潛淵而爲期。執眷眷之欺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

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徬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

爾乃衆靈雜遯，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搗漢濱之遊女。歎匏瓜之無匹兮，詠牽牛之獨處；揚輕袿之猗靡兮，翳修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陵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盼流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飡。

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而爲衛。於是越北沚，過南岡，紆素領，迴清揚。動朱唇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淚兮，淚流襟之浪浪。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徵情以效愛兮，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

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

於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遺情想像，願望懷愁。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遡。浮長川而忘反，思緜緜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騏驎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

（題解）這是一篇極富於想像的文字。有人說，這篇賦是和屈原的作品一樣，寄託了諷諫的意味的，這話大概也還可信。但又有人說此賦爲紀念甄后而作，原名感甄賦，後乃改名洛神賦。按洛神卽宓妃，入水死而爲洛神。

（註釋）京城，指洛陽。東藩，係指甄城言，時植方受封爲甄城王。伊關，洛陽南面之險也；其間山谷相連，阻扼可恃，爲漢置八關之一。轅轅，亦漢置八關之一，在河南偃師縣東南；山路險阻，凡十二曲，將去復還，故名轅轅。通谷，洛陽城南有大谷，舊名通谷。陵，升也。景

山，在河南偃師縣南，崇麗爲諸山冠。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秣，飼也。芳澤，香油也。鉛華，粉也。瓊璫，衣聲。珥，插也。瑤碧，玉也。琚，佩玉名。指潛淵而爲期，謂指水爲信也。交甫棄言，指鄭交甫遇神女事。南湘二妃，卽湘君湘夫人也。匏瓜，星名。獨在河鼓東，故云無匹。屏翳，一說雨師，一說雲神；曹植云，「河伯與澤，屏翳司風。」據此，屏翳係指風師也。川后，卽河伯。馮夷，水神也；又天神，卽太丙之御也。騰文魚以警乘，警戒也；文魚有翅能飛，故使警乘。君王，指洛神也。

雜詩 孔融

遠送新行客，歲暮乃來歸。入門望愛子，妻妾向人悲：『聞子不可見，日已潛光輝。孤墳在西北，常念君來遲。』蹇裳上墟

邱，但見蒿與薇，白骨歸黃泉；肌體乘塵飛。『生時不識父；死後知我誰？孤魂遊窮暮，飄飄安所依？人生圖享息，爾死我念追。』俛仰內傷心，不覺淚沾衣。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

（作者介紹）孔融，字文舉，魯國人。生於一五三年，卒於二〇八年，爲孔子的二十世孫。爲人滑稽好飲，從事文學時常雜以遊戲譏嘲的態度。他是建安七子之一，因爲他的作風和其餘六人完全不同，所以有人將他屏於建安七子之外，而把曹植列入七子中。他曾在漢朝爲北海相。值漢室大亂，志在靖難，然意廣才疏，卒無成功。後爲曹操所忌而被殺。有孔北海集流傳於世。

（題解）這是一首文學的故事詩(Literary Ballad)

（註釋）學，古韻字。

登樓賦 王粲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墉衍之廣陸兮，臨皋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囷。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透迤而修迥兮，川既濶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與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

唯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竝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

相鳴而舉翼。原野闐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切怛而慄慄。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作者介紹）王粲，字仲宣，魏高平人。生于一七七年，卒於二一七年。初依劉表於荊州，後仕於魏，累官侍郎。博物多識，問無不知，蔡邕嘗奇其才略。爲建安七子之一，善作辭賦；因爲是一位純粹的宮庭供奉詩人，故所作除登樓賦等幾篇外，極少靈感。

（題解）這賦從面上看來，雖近乎觸景詩（Occasional Lyric），但從其內容來說，實在更近於感境詩（Circumstantial Lyric）。那時王粲正依劉表於荊州，表多文少實，外厚內猜，非久可依託之人；此賦雖寫因登樓而懷鄉之意，但更多的是憂時感事的成分。

（註釋）茲樓，指江陵城樓也。一統志云；仲宣樓在荊門縣，即當陽縣城

樓，今屬湖北。斯字，此樓也。敞，高顯也。仇，匹也。漳沮，二水名。彌，終也，謂終極也。陶牧，江陵縣西有陶朱公墳，其碑云是越之范蠡而終于陶。牧，郊外也。昭邱，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紛濁，喻亂世也。任，當也。向北風而開襟，言感北風愈增鄉思也。荆山，在湖北襄陽之南，漳縣之西北。澹，長也。尼父，卽孔子。鍾儀幽而楚奏，楚鍾儀囚于晉，晉侯使與之琴，操南音，儀曰：「樂操土音，不忘舊也。」莊烏顛而越吟，莊烏本越人，仕於楚而得顯，猶尙越聲。窮達，窮謂鐘儀，達謂莊烏。白日西匿，喻漢祚將盡也。

### 贈從弟 劉楨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蘋藻生其涯，華紛何慳溺。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豈無園中葵，藝出此深澤。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鳳凰集南嶽，裴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當勤苦，羞與黃雀羣。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作者介紹）劉楨，字公幹，魏東平人。生年未詳，卒於二一七年。隨曹操爲丞相掾屬。他也是建安七子之一。雖亦爲宮庭詩人，但性格頗高傲；他的詩很清逸，以白描見長。

（題解）這是一首離歌（Valedictory Song）。離歌有送別的，有追憶的，這詩當屬於後者。

（註釋）優游，憂愁沈溺貌。采之薦宗廟二句，言蘋藻可以供用也。蘋藻本皆淺水中植物，左傳云：「苟有明信……蘋蘩蕙藻之菜……可荐于鬼神，可羞於王公。」羞，動詞，進食也。南嶽，卽霍山。爾雅云：「霍山卽南嶽。」

「郭璞注謂霍山卽天柱山，刑昺以爲霍山係指衡山。二說以前說爲是，但今人多以衡山爲南嶽，蓋以隋置南嶽于衡山故也。按天柱山在今安徽霍山縣西；衡山在今湖南衡山縣西北。來儀，謂鳳鳥飛舞時甚有容儀也。尙書云：「箫韶九成，鳳凰來儀。」

## 五 晉

晉代文學，有兩大傾向：第一，就形式來說，是散體文學的駢化，故詞賦盛極一時；第二，就內容來說，消極思想非常濃厚，這是因為晉人好清談，學老莊，所以文人也不能例外。但晉代辭賦，大都雕琢過甚；除了不以辭賦家著稱的劉伶和陶潛，尚能祛除浮靡之風，而很忠實地表出了他們的個性，此外都不足道。至於消極思想，卻使晉代文學的本質，另開了一個新的意境；陶潛便是其中最偉大的人物。

代表晉代的文學的作品，其實乃是五言詩。自阮籍努力從事五言詩的製作以來，五言詩的體裁在文學史上纔確定了地位。太康八詩人中的張陸潘左，及東晉的郭璞等，都是向這方面努力的。所以晉代的五言詩的發達，實是中國文學史上不能忽略的一件事實。只是文學民衆化的傾向已被民歌文人化的勢力所壓倒，所以晉代的五言詩都很重視駢儷對偶，不很自然，而且多用抽象的描寫法；開始用具體的描寫法的

是郭璞，而把重視駢儷對偶的風習一掃而空，使詩歌爲自然的表露者，則是陶潛。故陶潛實爲晉代最傑出的作家。

### 詠懷詩 阮籍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孤鴻號外野，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嘉樹下成溪，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天天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悅懌若九春，譬折似秋霜。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携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願爲雙飛鳥，比翼共翱翔。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

忘。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微風吹羅袂，明月耀清暉。晨鷄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盡，費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露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鳴鴈飛南征，鷓鴣發哀音。素質遊商聲，悽愴傷我心。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風厲嚴寒，

陰氣下微霜。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作者介紹）阮籍，字嗣宗，尉人。生於二一〇年，卒於二六三年。他的生活年代，在魏晉交替之間。因為是竹林七賢之一，常與晉代文人嵇康劉伶等相提並論，故本書也把他列入晉代。他曾服官於魏，時值司馬氏擅權，壓迫文士，他不致公開反抗，只得縱酒放姿。博覽羣書，尤好老莊；崇信自然，極端鄙棄虛偽的禮法。作五言詩甚多，有阮嗣宗集傳於世。

（題解）詠懷詩共八十二首，今選錄八首。是較有含蓄的抒情詩，因為他雖有滿腔心懷要吐露，但為時勢所限制，決不容他說得明顯。

(註釋) 起坐彈鳴琴，爲阮籍之真實經驗；籍能嘯，且善彈琴。安陵，戰國時楚王嬖臣，封於安陵，楚王死後，願以身殉者也。按汝南郡召陵，有安陵安陵亭；汝南本楚地，召陵在今河南鄆城境。龍陽，卽龍陽君，戰國魏之幸臣。趙李，漢之二幸臣；漢書谷永傳云：「成帝數爲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一說，趙李係指成帝后趙飛燕及婕妤李平。三河，指漢之河東河南河內三郡。首陽，山名，在山西永濟縣南，卽霍首山，伯夷叔齊餓死於此。此外河北河南甘肅亦各有首陽山，俗亦傳爲夷齊餓死處。大梁，戰國時魏都，在今河南開封縣。

## 酒德頌

劉伶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

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

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

先生於是方捧盥承槽，銜杯漱醪，奮髯踣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作者介紹）劉伶，字伯倫，晉沛國人。他的確實的生活年代未詳。嘗官建威將軍，後棄官隱逸，爲竹林七賢之一。性酷嗜酒，好清談，尚老莊，盛言清靜無爲之說。

（題解）這在文體上雖然是一篇頌歌，但其中是含着若干憤世嫉俗的嘲諷意味的。



（註釋）萬期，猶言萬年。八荒，八方之荒野也。卮，酒器也。觚，方而有稜之酒器。搢紳，亦作薦紳，言薦笏於紳間，士大夫之飾也。甔，瓦器盛酒者。承槽，猶言承受槽中流下之酒；槽，釀酒之槽也。蹠踞，或作箕踞，伸兩足坐，其形如箕也。二豪，即貴介公子與搢紳處士也。螺贏螟蛉，詩云：「螟蛉有子，螺贏負之。」註云：「螟蛉，桑蟲也；螺贏，土蜂也。土蜂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類我』，久則化爲蜂矣。」引此言二豪之化而宵己也。

### 詠史詩

張協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疏。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行人爲隕涕，賢哉此丈夫！揮金樂當年，歲莫不留

儲。願謂四坐賓，多財爲累愚。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

（作者介紹）張協，字景陽，安平人。生卒年代不詳。他是太康八詩人之一，與其兄張載及同姓文人張華並稱爲三張。曾經做過官，因爲遇着亂世，便棄絕一切人事，專事吟咏。

（題解）這是一首主觀的記事詩（Narrative Poem），消極的氣味很是濃厚。

（註釋）二疏。漢疏廣與從子疏受，同時致仕，時人賢之，世稱二疏。蟬冕，卽蟬冠。齊廣杲之風範和順，爲蟬冕所照，更有丰采。此語係借用之語。

### 苦寒行

陸機

北遊幽朔城，涼野多嶮難。俯入穹谷底，仰陟高山盤。凝冰

結重澗。積雪被長鬚，陰風與巖側，悲風鳴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猛虎憑林嘯，玄猿臨岸歎。夕宿喬木下，慘愴恆鮮歡。渴飲堅冰漿，飢待雲露餐。離思固已久，寤寐莫與言。劇哉行役人，慊慊恆苦寒！

（作者介紹）陸機，字士衡，吳郡人。生於二六一年，卒於三〇三年。他也是太康八詩人之一，與其弟陸雲並稱江東二陸。也頗有消極氣分，他赴洛求官，本非所願，後卒遭讒而被殺。他以為作文必先有感興，反對無病呻吟，在文賦裏，他明示了這種主張。有陸士衡集傳於世。

（題解）這是一首文人化了的民歌。用樂府體裁，主意在寫遣戍的苦痛。

（註釋）幽朔城，指幽州北部之長城而言；一說幽朔城係言幽州之治。（按漢之幽州治為薊，即今河北大興；晉之幽州治為涿，即今河北涿縣。）二說以前說為是。

## 悼亡詩

潘岳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僮俛恭朝命，迴心返初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幃屏無髣髴，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歇，遺桂猶在壁。悵恍如或存，回遑忡驚惕。如彼翰林鳥，雙棲一朝隻；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拆。春風緣隙來，晨溜承簷滴。寢息何時忘，沉憂日盈積。庶幾有時衰，莊缶猶可擊。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豈曰無重纊，誰與同歲寒？歲寒無與同，明月何朧朧？展轉眄枕席，長簾竟牀空。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獨無李氏靈，髣髴覩爾容。撫衿長歎息，不覺淚霑胸。霑胸

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寢興目存形，遺音猶在耳。上慙東門吳，  
下愧蒙莊子。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  
鄙。

（作者介紹）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生年未詳，卒於三〇〇年。他也是太康八詩人之一，爲文詞藻絕麗，爛若舒錦，已開六朝綺靡文學之風。尤長於作哀詠。他本是一個多情的美男子，中年喪妻，情動於中，發爲文辭，哀婉動人，爲後世所傳誦。累官散騎侍郎，散騎常侍隸門下省，潘岳潘黃門。後遭讒被殺。有潘黃門集流傳於世。

（題解）這是兩首挽歌（Dirge），哀悼其妻而作。按悼亡詩凡三首，今錄二首。

（註釋）僂僂，與颯颯同。遺挂，一作遺挂，死者遺物，如衣服等類。按挂，婦人上衣也。回遑，恐懼也。莊缶可擊，謂可效莊子歌哭其妻也；

莊子喪妻，惠子往弔，莊方箕踞鼓盆而歌。李氏靈，漢武帝額李夫人，夫人卒，帝思念不已，圖其形於甘泉宮。有方士齊人名少翁者，謂能致其神；夜間張燈設帷，令帝居他帳遙望，果見有好女如夫人焉。東門吳，戰國時魏人，子死而不憂。蒙莊子，莊子爲蒙人，故亦稱蒙莊。

## 金鹿哀辭

潘岳

嗟我金鹿，天資特挺。鬢髮凝膚，蛾眉鱗領。柔情和泰，朗心聰警。嗚呼上天，胡忍我門！良嬪短世，令子天昏。旣披我幹，又翦我根，塊如瘼木，枯菱獨存。捐子中野，遵我歸路。將反如疑，回首長顧。

（題解）這是一首哀詩（Elegy）。哀詩和挽歌（Dirge）的不同處，即在哀詩是對於普遍的「死」表示悲哀的，而挽歌則不僅表示悲哀，且有慰安或讚美光

榮的意義含在裏面。

(註釋) 瘋木，木癩腫而無枝幹也。 焚，根也。

詠史詩

左思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爲歛來遊！被褐出闔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作者介紹)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生卒年代未詳。也是太康八詩人之一。博學有才思，兼善陰陽之術。他的三都賦，構思十年始成；家傳戶

錄，洛陽爲之紙貴。其實此賦缺乏靈感，徒事堆砌，實不能稱爲上品。但他的詩亦有佳者，自未可一筆抹煞。今有左太冲集傳於世。

（題解）詠史詩凡八首，選錄兩首。詩以詠述史事爲主，但主觀色彩非常濃厚，消極憤世之意，流露於字裏行間。

（註釋）金張，指西漢外戚金石及張湯之流，均佞臣也。漢貂，漢時官服也；按漢之服制，凡侍中中常侍，俱冠武弁，以貂尾爲飾。馮公，即馮唐，漢人，白首猶屈於郎署。許由，上古高士，堯以天下讓之，不受，隱於箕山。

### 賈子

陶潛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



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作者介紹）陶潛，字淵明，或謂本名淵明，字元亮，潯陽樂桑人。生於三六五年，卒於四二七年。爲陶侃之曾孫。少有高趣，家雖貧，不願屈節。嘗一度爲彭澤令，因不樂居官，僅服務八十多天，便自解職歸，此後遂不復出仕。平生好飲酒，樂天自得。他是晉代唯一偉大的文學家，是自然主義哲學的絕好代表者，是偉大的平民詩人。當時文人競尚駢偶辭藻，獨他能超然于這個浮華的習尚之外，蕭疏自在地抒寫他的情思，雖隨筆落墨，而無不絕工。他的詩天真自然，有哲學的意境，有隱逸的情趣，有田園的風味，而卻採用樸實的民間的言語來把牠表出。葛常之評之曰「平淡而有思致」，蘇軾評之曰「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鍾嶸評之曰「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樞，每觀其文，想其人德」，都是極確實的。其詩文集

爲八卷，蕭統盛稱之，爲之作序。他的無論那一首詩文，都沒有入敢說他不好；只有蕭統說他的閒情賦是其中「白璧微瑕」，但那決不是的評，蘇軾會力辨之，後人也沒有人去贊同蕭統的這句評語。

（題解）這是一首詠諧詩。

（註釋）阿舒，名舒儼，潛之長子。二八，十六也。阿宜，名宜俟，一說名宜俛，潛之次子。行志學，將十五歲也。論語云：「我十有五而志于學。」雍端，潛之第三第四子，係孳生，雍名雍份，端名端佚。通子，名通修，潛之幼子。

### 形贈影 陶潛

天地長不滅，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奚覺無一人，

親識豈相思？但餘平生物，舉目情懷洒！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

（題解）這是一首哲理詩（Philosophical Poetry）。他對於人生的認識，都在這詩中表示了出來。按此詩係形影神三首之第一首。

（註釋）洒，流涕貌。

### 影答形

陶潛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游崑華，邈然茲道絕。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憩蔭若暫乖，止日終不別。此同既異常，黯爾俱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遺愛，胡爲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

（題解）這也是一首哲理詩，爲形影神三首之第二首。

（註釋）崑華，謂崑崙華嶽也。

子，指形而言。同，有影則有形，故曰

同。歸附，失色貌。

## 飲酒

陶潛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悠悠迷所留，

## 酒中有深味。

（題解）飲酒詩凡二十首，今錄其三首。題云飲酒，實際卻是感境的抒情詩。其中「結廬在人境」一首，許多人嘆爲千古絕唱，謂自來詩人無此佳句。嚴羽說這是陶潛全部詩作中最好的一章。

（註釋）鼎鼎，言形體寬慢也。禮記「鼎鼎爾則小人」，疏云：「鼎鼎，爾不自嚴敬，則如小人然，形體寬慢也。」結，構也。真意，本心也。

班荆，布荆於地而坐也。楚人伍舉與聲子相善，伍舉將奔晉，聲子遇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

## 桃花源詩（并記）

陶潛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

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欲往，未

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斑白歡遊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氣，高舉尋吾契。

（題解）桃花源記和桃花源詩，是陶潛的理想世界之具體的表現，所謂烏托邦（Utopia）文學者即此。從這詩文，可以看出陶潛的思想，很明顯地帶着空想社會主義的色彩。至於論其文體和詩體，那麼，桃花源記可以說是一篇敘事文，而桃花源詩則是一首記事詩（Narrative Poetry）。

（註釋）便要遷家，要通遼。嬴氏，指秦也；秦，嬴姓，故云。天紀，歷數也。黃綺，謂商山四皓中之綺，季與夏，黃公也。四皓皆漢初之隱士，避秦隱于商山。商山在今陝西商縣東。靡，無也。詣，往也。五百，謂自秦至晉，五百餘年也。按自秦始皇三十三年築長城起至晉太元元年，實計凡五百八十九年，爲數更近於六百，故韓愈桃源圖詩改爲六百年。有人則據「五百」句而將記中「晉太元中」易爲「晉太康中」；但記中劉子驥者，正太元時人也，故改句實大誤。

### 歸去來辭

陶潛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餽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爲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于時



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歎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已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歛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辭。乙巳歲十一月也。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

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  
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  
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  
疇。或命巾車，或掉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  
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  
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  
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  
復奚疑！

（題解）這是自述之辭，一方面抒寫自己的情緒，一方面敘述自己的行徑。

這詩之作，在他當彭澤令後棄官之時。他爲什麼要棄官的原因，據序文上說

是因爲「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但據蕭統說，則因「郡遺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東帶見之。』淵明嘆曰，『我豈能爲伍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這兩說大約都有關係。

（註釋）家叔，潛之從父，名夔，嘗爲參軍。風波未靖，謂世亂未已也。

彭澤，今縣名，漢置，故城在今江西湖口縣東三十里。去家百里，潛居家柴桑山，在今江西九江南。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潛爲彭澤令時，在縣公田，悉令栽秫穀，嘗謂「令我常醉於酒足矣。」煇屬，矯揉拂逆也。駿

奔，遠奔也。因事順心，言因目前之事，順吾心而行也。乙巳歲，爲晉義熙元年，即公元四〇五年，時潛年四十一。寄傲，自尊也，言有所託而自尊也。容膝，室小僅足容膝也。扶老，杖也。景，同影。巾車，即有幕之車。行休，謂已息交絕游也。帝鄉，謂天帝之居處。歸盡，終天年也。

遊仙詩

郭璞

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出窗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翹迹企穎陽，臨河思洗耳。闔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蹇修時不存，要之將誰使。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緣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飛泉。赤松臨上遊，駕鴻乘紫烟。左挹浮邱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蜉游輩，甯知龜鶴年？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愧無魯陽德，

迴日向三舍。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復魄。蓂收清西陸，米義將由白。寒露拂陵茗，女蘿辭松柏。薜榮不終朝，蜉遊豈見夕，圓邱有奇草，鍾山出靈液。王孫列八珍，安期鍊五石。長揖當塗人，去來山林客。

（作者介紹）郭璞，字景純，河東閭喜人。生於二七六年，卒於三二四年。好古文奇字，並通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所作詞賦，爲東晉之冠。嘗注爾雅，山海經，穆天子傳及楚辭等，皆極有名；對於中國神話的保存，實具偉大的功績。有郭景純集流傳於世。

（題解）遊仙詩凡十四首，今錄其四首。詩以談玄說理爲主，但因採用了具體的寫法而把抽象的理想象徵出來，所以獨具有特殊的風格與情調。

（註釋）鬼谷子，戰國時縱橫家之祖，蘇秦張儀之師。相傳爲楚人，無鄉里。

族姓名字，因居於鬼谷，稱曰鬼谷先生。著有鬼谷子一卷。按鬼谷在今河南登峯縣東南。穎陽，堯讓天下於許由，由嘗避居於穎水之陽。臨河洗耳，堯聘許由爲九州長，由不赴，洗耳於河。閩闔，秋風曰閩闔風。靈妃，女神。寒脩，見離騷經注。赤松，古仙人名。或云係神農時雨師。浮邱，古仙人名，黃帝時人，與容成子遊；或曰卽列子所稱壺邱子；或曰係周靈王時人，與王子晉吹笙騎鶴，遊嵩山；或曰卽漢書所言之浮丘伯。其說不一，未稔孰是。相傳姓李，一說浮邱爲姓而佚其名，二說似以後說爲是。洪崖，古仙人名，稱洪崖先生；或曰卽黃帝之臣伶倫；或曰堯時已三千歲，居江西西山洪崖。六龍，古時天子之車駕六龍，古言車駕曰六龍。魯陽三舍，淮南子云：「魯陽公與韓擒難，戰酣方暮，援歌而麾之，日返三舍。」按十里爲一舍。西陸，昴宿之別名，亦稱大梁，亦稱鹿頭。王孫，周大夫王孫滿也，本姬姓。八珍，謂淳熬，淳母，炮豚，炮脾，搗

珍，漬，熬，肝骨等八種烹飪法也，見禮記內則。後世修以龍肝鳳髓等爲八珍；又有邇北八珍，爲醍醐等。安期，古道仙名。五石，道士鍊五石服食，以爲長生之術。抱朴子云：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石，曾青，磁石也。





## 六 南北朝

自晉朝統一中國，不到二三十年，北方便發生大亂。北方各小民族一時并起，割據中國，是爲五胡十六國的時代；百年以後，鮮卑民族征服各小民族，北方纔漸告安靖，這便是北朝。南方則自東晉以後，歷經宋齊梁陳四代，便是所謂南朝。這個南北分裂的時期，凡二百年之久，至隋中陳而南北統一爲止。

在這二百年之內，南北新民族的民間文學都顯著地發達。南方的民間文學多以戀愛爲題材，極富於哀婉纏綿的色彩；北方的民間文學則多帶着尙武好勇的性質；有英雄文學的傾向。

創作文學，詩歌更發達於辭賦。辭賦作家著名者有鮑照江淹庾信等，然終敵不過詩歌之光芒。

當時詩風異常綺麗；文人都雕章飾句，專務詞藻。但仿作民歌之風也頗盛，許多

小詩，都有民歌化的傾向。

南朝宋以謝靈運鮑照及顏延之爲代表；齊梁之間，沈約創四聲八病之說，謝朓王融等和之，詩體爲之大變，音韻桎梏，使詩體日趨機械化，開了唐代律詩的先聲；蕭梁一代，君臣父子共同努力提創文學，詩人輩出，爲南北朝文學最發達的時期；陳以陰鏗徐陵爲代表；北朝則除從南朝過去的庾信而外，創作文學家便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人。

### 晚出西射堂

謝靈運

步出西掖門，遙望城西岑。連嶂疊巘嶠，青翠杳深沉。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節往感不淺，感來念已深。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含情尙勞愛，如何離賞心？撫鏡華緇鬢，攬帶緩促衿。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

(作者介紹) 謝靈運，宋陳郡陽夏人。生於三八五年，卒於四三三年。晉名將謝玄之孫，襲封康樂公，故亦稱謝康樂。宋受晉禪，起爲散騎常侍，後出爲永嘉太守，因爲他極喜歡遨遊山水，放歌自娛，便稱疾棄職。後爲臨川內史，放浪不亞於在永嘉時，乃被徙於廣州。最後以受譴，與兵反抗，失敗被殺。他博覽羣籍，工書善畫，文章稱江左第一。他的詩多寫山水，非常生澀，力求怪練，但也時有秀出之句。今有謝靈運集傳於世。

(題解) 這是一首客觀的游覽詩，情思是蘊含在作品的裏面的。

(註釋) 西掖門，宮闕旁舍也。

## 登池上樓

謝靈運

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淵沈。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祿反窮海，臥疴對空林。衾枕昧節候，

寒開暫窺臨。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巖嶽。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幽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

（題解）這詩以抒情分子爲多，也可以說是一首抒情詩。

（註釋）樓川作濶沈，謂身擬世網，不能遠避，對虬鴻實覺有愧。初景革緒風，謂在初春時已改秋冬之餘風。祁祁幽歌，幽歌謂詩經中之幽風也；幽風七月云：「采芣祁祁」。萋萋楚吟，楚吟謂楚辭也，楚辭中有句云：「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 子夜歌 無名氏

宿昔不梳頭，綠髮被兩肩。婉伸郎膝上，何處不可憐？  
自從別歡來，奩器了不開。頭亂不敢理，粉拂生黃衣。

朝思出前門，暮思還後渚。語笑向誰道，腹中陰憶汝。  
攪枕北窗臥，郎來就儂嬉。喜時多唐突，相憐能幾時！  
攪枕未結帶，約眉出前窗。羅裳易飄颻，小開罵春風。  
夜長不得眠，轉側聽更鼓。無故歡相逢，使儂肝腸苦。  
年少當及時，蹉跎日就老。若不信儂語，但看霜下草。  
夜長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聞歡喚聲，虛應空中諾。  
春林花多媚，春鳥意多哀。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  
梅草落已盡，柳花隨風散。歎我當春年，無人相要喚。  
反覆華簾上，屏帳了不施。郎君未可前，待我整容儀。  
自從別歡來，何日不相思？常恐秋葉零，無復連條時。  
塗澀無人行，冒寒往相覓。若不信儂時，但看雪上跡。  
寒鳥依高樹，枯林鳴悲風。爲歎憔悴盡，那得好顏容。

(作品來歷) 子夜歌是晉宋之間的民間流行的歌曲，是江東的吳歌雜曲的一  
大支流。唐書樂志云：「晉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聲過哀苦。」按子夜  
歌共四十二首，此外又有子夜四時歌七十五首，大子夜歌及子夜警歌各二  
首，子夜變歌三首。從這裏可以看出民間詩歌的演變的痕跡，足以證明女子  
子夜所造之說為不確實。總之，子夜歌決非一人所作，實是南方幾個無名作  
家的創作而流傳於民間的。

(題解) 子夜歌幾乎全部都是戀歌，情感真摯，可與詩經中的戀歌相比擬。  
(註釋) 要喚，求而喚也。

### 蕪城賦 鮑照

瀾逸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雁門。拖以漕渠，軸以  
崑崗。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

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轄，人駕肩，塵閉撲地，歌吹沸天。孽貨鹽田，鏗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故能參秦法，佚周令，劃崇墉，剗濬洫，圖修世以休命。是以版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廣三墳，萃若斷岸，轟似長雲。製磁石以御衝，糊頰壤以飛文。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

澤葵依井，荒葛冒塗。壇羅虺蜮，階鬪麋麕。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鳴雨嘯，昏見晨趨。餓鷹厲吻，寒鴉嚇雛。伏虺藏虎，乳血殄膚。崩榛塞路，崢嶸古道。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蔌蔌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頽。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

若夫藻扃輔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輿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

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爲蕪城之歌。歌曰：

邊風急兮城上寒，井徑滅兮邱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

（作者介紹）鮑照，字明遠，宋東海人，約生于四二一年。約死於四六五年。曾爲臨海王參軍，故亦稱鮑參軍。與妹令暉同以詩賦名，其詩不避危仄，近於險俗，比他同時的二詩人謝靈運及雕繪滿眼的顏延之爲平易質樸。他又以擬古樂府見稱，但此種擬作都屬無生命的東西。有鮑參軍集傳於世。



(題解) 這賦是感事而作。是在沈慶之屠廣陵城後，照登故城見滿目荒蕪，因作此賦以寄其飄諫之情。

(註釋) 蒼梧，今廣西蒼梧縣。漲海，即今南海。紫塞，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雁門，古關名，在今山西代縣西北山上。施，引也。濟渠，邗溝也。在廣陵城下，吳王夫差所鑿。按廣陵即今江蘇江都縣。峴岡，即廣陵岡。井幹，井上圍以木欄也。烽櫓，遇警即舉烽火之瞭望台也；櫓，望樓也。格，度也。三墳，指汝墳淮墳及河墳。磁石，禦衝，阿房宮以磁石爲門，懷刃者止之。三代，謂漢魏晉也。通池，城壕也。

## 洛陽道

沈約

洛陽大道中，佳麗實無比。燕羣傍日開，趙帶隨風靡，領上

蒲菊繡，腰中合歡綺。佳人殊未來，薄暮空徒倚。

(作者介紹)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生於四四一年，卒於五一三年。幼時甚貧苦，而篤志好學。初仕宋，後入齊，終於梁時。爲竟陵八友之一。他是詩的新韻律的提創者，自他之後，詩體爲之大變。著作甚多，四聲韻譜是表示了他的新韻律的主張者，今已佚；傳於今者，有宋書百卷及文集九卷，其餘都已散失。在他的文集中，詩歌尤爲他的代表作。

(題解) 這是一首客觀的描寫詩 (Descriptive Poetry)。就詩的形式來說，第三四句相對，第五六句相對，已開唐人律詩之先聲了。

## 六憶詩 沈約

憶來時，灼灼上墀墀。勤勤叙別離，慊慊道相思。相看常不足，相見乃忘饑。

憶坐時，點點羅帳前。或歌四五曲，或弄兩三弦。笑時應無比，嗔時更可憐！

憶食時，臨盤動容色。欲坐復羞坐，欲食復羞食。含哺如不饑，擊甌似無力。

憶眠時，人眠彊未眠。解羅不待勸，就枕更須牽。復恐旁人見，嬌羞在燭前。

（題解）六憶詩凡六首，今選錄其四。這是戀愛抒情詩，婉轉而有情致。就詩的形式說，這是後世詞曲之祖。

琵琶

王融

抱月如可明，懷風殊復清。絲中傳意緒，花裏寄春情。俺抑有奇態，淒鏘多好聲。芳袖幸時拂，龍門空自生。

(作者介紹) 王融，字元良，瑯琊人。生於四六八年，卒於四九四年。曾爲太子舍人，與竟陵王交好，亦爲景陵八友之一；齊武帝病篤時，融謀立竟陵王，事未成，被捕下獄死。他的詩大都重雕琢，但也有佳句，特具自然之趣。

(題解) 這是一首客觀的咏物詩。就詩的形式來說，是每句都相對的極講究對仗的律詩。

### 懷故人

謝朓

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望望忽超遠，何由見所思？行行未千里，山川已間之。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茲。清風動簾夜，孤月照臆時。安得同携手，酌酒賦新詩。

(作者介紹) 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約生於四六四年，約死於四九九

年。曾爲齊之宣城太守，故亦稱謝宣城。因開罪於江祐，致被殺。他的詩名在當時更大於沈約，他和沈約同爲竟陵八友之一。當時許多詩人及後世大詩人李白都極傾心于他，論者謂其詩如青苔紅葉，灑於春雨，秀色天然可愛；他的詩的氣勢很銳利有力，只是不大能保持均衡罷了。

（題解）這是抒情詩中的離歌一類的詩。氣勢銳利而能保持均衡者，在謝眺的詩裏雖也可以找到好幾首，而以此詩爲最佳。

### 子夜四時歌

蕭衍

蘭葉始滿地，梅花已落枝；持此可憐意，摘以寄心知。

——春歌之二。

閨中花如繡，簾上露如珠。欲知有所思，停織復踟躕。

——夏歌之二。

別時烏啼戶，今晨雪滿墀，過此君不返，但恐緣鬢衰。

——冬歌之二。

一年漏將盡，萬里人未歸。君志固有在，妾軀乃無依。

——冬歌之四。

（作者介紹）蕭衍，字叔達，南蘭陵中都里人。生於四六四年，卒於五四九年。初仕齊，與沈約謝朓等同爲景陵八友之一。爲雍州刺史，都督軍事，鎮襄陽。後爲其兄復仇，舉兵圍建康，廢齊帝而自立，國號曰梁，稱武帝。最後爲侯景困於台城，糧盡餓死。衍篤信佛法，著作甚富。尤善作豔體詩，俱爲深情之作。有梁武帝集傳於世。

（題解）子夜四時歌係摹倣民間詩歌而創製的豔體詩。

折楊柳 蕭綱

楊柳亂成絲，攀折上春時。葉密鳥飛礙，風輕花落遲。城高短遽發，林空畫角悲。曲中無別意，併是爲相思。

（作者介紹）蕭綱，字世續，爲蕭衍的第三子。蕭衍死後，他嗣爲帝，一年後卽爲侯景所殺。綱七歲能詩，所作多爲輕豔語，當時號曰宮體。

（題解）這也是一首豔體詩。

### 悼室人

江淹

適見葉蕭條，已復花奄鬱。帳裏春風盪，簷前遷燕拂。垂涕視去景，摧心向徂物。今悲輒流涕，昔歡常飄忽。幽情常不弭，守歎誰能慰？

（作者介紹）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生於四四四年，卒於五〇五年。先後仕于宋齊梁三朝。著作甚富，他自編爲前後集三十卷，又撰齊史十志。

他的詩雖不脫六朝綺靡之風，但雕琢較少，時有真情流露。

（題解）這是一首挽歌。

華山畿 無名氏

奈何許！天下人何限！慊慊只爲汝！  
未敢便相許！夜聞家中論，不得儂與汝！  
不能久長離。中夜憶歡時，抱被空中啼。  
一坐復一起，黃昏人定後，許時不來已。  
啼着曙，淚落枕將浮，身沈被流去。  
松上蘿，願君如行雲，時時見經過。  
夜相思，風吹窗簾動，言是所歡來。  
相送勞勞渚。長江不應滿，是儂淚成許。



(作品來歷) 據古今樂錄云：「華山畿者，宋少帝時懷愴一曲，亦變曲也。少帝時，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感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啓母。母爲至華山尋訪，見女，具說。女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臥之，當已。少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而拘持，遂吞食而死。氣欲絕，謂母曰：「葬時，車載從華山度。」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不肯前，打拍不動。女曰：「且待須臾。」裝點沐浴，既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旣爲儂死，獨活爲誰施！歎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棺應聲開，女遂入棺。家人扣打，無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墳。」這便是華山畿的來歷。但這段故事實太神奇，恐係後人附會，或竟出於臆造。我們以爲華山畿只是南朝無名詩人的創作，流傳於民間者，正和子夜歌一樣。

(題解) 華山畿今傳二十五首，選錄其八。這八首都都是情致真切的戀歌。

（註釋）勞勞渚，古送別處，在今江蘇江甯縣南。渚上有勞勞亭，亦名臨滄觀，又名新亭。

### 讀曲歌 無名氏

折楊柳。百鳥園林啼，道歡不離口。

白花鮮。誰能懷春日，獨入羅帳眠。

憶歡不能食。徘徊三路間。因風寄消息。

覩親暗中啼，斜日照帳裏。無油何所苦，但使天明爾。

覓歡敢喚名，念歡不喚字。連喚歡復歡，兩誓不相棄。

打殺長鳴鷄，彈去烏白鳥。願得連冥不復曙，一年都一曉。

逋髮不可料，憔悴爲誰睹？欲知相憶時，但看裙帶緩幾許。

（作品來歷）讀曲歌的來歷，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說：「讀曲歌者，民間

爲彭城王義康所作也。其歌云：「死罪劉領車，誤殺劉第四！」是也。」（宋書樂志）一說：「讀曲歌者，元嘉十七年，袁后崩，百官不敢作聲歌；或因酒譟，止竊聲讀曲細吟而已。」（古今樂錄）這兩說不知以那一說爲是。但這是南朝無名作家的創作，復流傳於民間，却由此可證。

（題解）讀曲歌今傳八十九首，其中大部分爲戀歌。選錄其七，這七首都情思優美的戀歌。

### 春日

徐陵

岸烟起暮色，岸水帶斜暉。  
逕狹橫枝度，簾搖驚燕飛。  
落花承步履，流澗瀉行衣。  
何殊九枝蓋，薄暮洞庭歸。

（作者介紹）徐陵，字孝穆，東海郟人。生於五〇七年，卒於五八三年。少聰穎過人，八歲能屬文。初仕於梁，後仕陳爲吏部尙書，領大著作，封開國

侯。陵在陳時，爲一代文宗，於當時文壇有極大的影響。編有玉台新詠十卷，多錄豔麗多情之作，他自作的詩也極輕豔之致。有文集三十卷。

（題解）這是一首描寫詩，但一方面仍不失爲一篇豔體歌辭。

### 晚出新亭

陸倕

大江一浩蕩，離悲足幾重！朝落猶如蓋，雲昏不作峯。遠戍唯聞鼓，寒山但見松。九十方稱半，歸途詎有蹤？

（作者介紹）陸倕，字子堅，武威人。生卒年皆不詳。初仕于梁，後入陳。有文集三卷，其五言詩極爲當時所推重。

（題解）這是一首觸景抒情詩。

### 烏夜啼

庾信

促柱繁絃非子夜，歌聲舞態異前溪。御史府中何處宿？洛陽城頭那得棲？彈琴蜀郡卓家女，織錦秦川竇氏妻，詎不自驚長落淚，到頭啼鳥恆夜啼。

（作者介紹）庾信，字子山，新野人。生於五一三年，卒於五八一年。他是詩人庾肩吾的兒子，歷仕四朝十帝，最後老死於北周。他是北朝唯一的大詩人，因了他，使北朝粗澀的文風頓然有了改變，但他自己的詩賦也頗受了一些北方環境的影響。他的作風很爲輕豔，與徐陵相似，爲當時的模範，世稱徐庾體。曾爲開府儀同三司，故亦稱他爲庾開府。有庾開府集。

（題解）這是一首哀豔詩。

（註釋）前溪，樂府有前溪曲，爲晉沈充所製；充住於前溪，故名。按前溪在今浙江武康縣西，古永安縣前之溪也。卓家女，即卓文君也。文君爲蜀郡臨邛人。司馬相如飲於卓氏，會文君新寡，便彈琴挑之，文君夜奔相如。

賈氏妻，卽秦川賈滔之妻蘇蕙也。滔攜寵姬趙陽台赴任，而遺蕙於家；蕙織錦迴文，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字，縱橫反覆，皆爲文章，名曰璇璣圖以寄之。

### 怨歌行

庚信

家住金陵縣前，嫁得長安少年。回頭望鄉淚落，不知何處天邊。胡塵幾日應盡，漢月何時更圓？爲君能歌此曲，不覺心隨斷弦。

（題解）這是用了樂府的體裁而新製的豔體詩。

### 勅勒歌

斛律金

勅勒川，陰山下，

天似穹廬，籠蓋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

風吹草低見牛羊

(作者介紹) 斛律金，朔州勸勒部人。生卒年皆未詳。仕北齊爲領民會長，封咸陽郡王。他並不以文學著名。

(題解) 這是北方鮮卑民族文學的代表作品。寫北方的荒野景色，直浮現于讀者之前，可以說是最帶有北方色彩的詩。據樂府廣題云：北齊高歡攻宇文泰，士卒死過半，歡憂怒成疾。宇文泰下令曰：「高歡鼠子，親犯玉壁。劍弩一發，元凶自斃。」歡聞之，只得扶病起坐，召部下諸貴人至，而令斛律金唱勸勒歌，復自和之，以安人心。卽此可證此歌實可代表當時鮮卑民族的生活。

木蘭詩 無名氏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

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至黑水頭，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

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

歸來見天下，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願尙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



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

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

（作品來歷）木蘭詩是北方民間所流傳的歌曲，其間大約曾經文人的潤飾，纔變成現在似的面目。

（題解）這是一首敘事詩，是北方民族的英雄文學中之最大傑作。

（註釋）木蘭，任城人；一說，商邱人，姓花。後說恐出依託。黑水，在蒙古。